

第一回 谭楚玉远游吴越 刘藐姑屈志梨园

诗曰：

无辜年来操不律，古今到处搜奇迹。

戏在戏中寻不出，教人枉费探求力。

这四句诗，只为人生在世，最大者莫过于人伦，最重者莫过于夫妇。男婚女配，是人间一件大事。佳人才子偏于其中，做出多少奇文，许多异事。

且说本传中一人，家住襄阳，姓谭，名士珩，字楚玉。万有在脑，一贫彻骨。虽叨世胄，耻说华宗，尽有高亲，羞为仰俯。褪裸识过人，曾噪神童之誉，髫龄游泮水，便腾国瑞之名。夙慧未忘，读异书如逢故物，天才独擅操弱管，似运神机。不幸早丧二亲，终鲜兄弟。只因世态炎凉，那些故乡的亲友，见他一贫如洗，未免罢肉眼相看，不能知重，故此离了故土，遨游四方。学太史公读书之法，借名山大川，做良师益友，使笔底无局促之形，胸中有活泼之气，一向担簦负笈，往来吴越之间，替坊间选些诗艺，又带便卖些诗文。那些润笔之资，也可糊口。只是年已弱冠，还不曾聘家室，未免伶仃孤寂，尽有那不解的事。只说他手内空乏，不能婚娶，那里知道才人的妻子，不是有了钱钞，就容易娶得来的。正合着古语两句：若非两间之尤物，怎配一代之奇人。这段姻缘好难遇。

谭生一日想道：“我今来到三衢地方，闻得这边女旦极多，演的都是戏台。今早有几个朋友，约我一同去看。我有些笔债未完，叫他先去。如今文字完了，不免去走一遭。”及至谭生走到中途，那些看戏的人都回来了。谭生道：“也罢，我且立在路旁，待他们过去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话犹来了，只见那些人，也有老的，也有少的；也有秃的，也有瞎的；也有俗人，也有和尚。正行之间，有一妇人高声叫云：“谁人拾了我的鞋去了？若拿出来便罢，若不拿出来，我就叫他背了我家去。”叫罢，众人都不理，惟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和尚，微微的冷笑。旁人说：“一定是你这个秃驴拾去了。”和尚不肯拿出，众人上去一搜，果然藏在和尚袖里。众人说：“给我一齐动手！”和尚说：“不要如此，我所以藏这支鞋的缘故，我实有用他处。”众人说：“你用他做甚？”和尚说：“别无用处，待我面壁九年之后，将来挂在杖上，做一双履西归。”众人大笑之间，和尚一溜而去。

又见女旦前行，背后那些没皮的人，挨肩擦背，眼邪脚歪，就像推车的一般。谭生云：“这些男子妇人，好没要紧。那戏有甚么好处，就这等的挨挨挤挤，弄出这许多的丑态来！”正说之间，见那约他的两个朋友，也在其中。遂是前问说：“这戏有甚么好处呢？”二人答云：“这戏名为舞霓班，一班之中个个都好。最难得的又有那个女旦，叫做刘绛仙。那声容不必说了，我若说出她的容貌，兄就是老道学，恐亦难于不动心了。有几句现成的批语，你且听我道来：施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红，加之一寸则太高，损之一寸则太短。”谭生云：“恐怕将誉过实。”二人说：“兄若不信，迟一两日，还有台戏要演，亲来观看就是了。”谭生云：“如此嫩妙。”遂口唱数语云：

国色从来不易逢，休将花眼辨花容。

饶伊此际施高论，眼到花前自解庸。

话说刘绛仙丈夫，名唤刘文卿，也在班中做戏。自从得了绛仙，遂挣起

一分大家私。如今世上做女旦的极多，都不能够致富，为甚的独他一个偏会挣钱？只出他的姿色原好，又亏二郎神保佑。走上台去，就像仙女临凡一般，另是一种体态。又兼他的记性极高，当初学戏的时节，把生旦的脚本都念熟了。一到登场，不拘做甚么脚色，要他妆男就做生，要他妆女就做旦，做米的戏又与别人不同。老实的看了，也要风流起来，慳吝的遇了，也要撒漫起来。况且拣那极肯破钞的人相与几个，到那庄事上，其风流更不必说了。所以多则分她半股家私，少则也得他数年的积蓄。不上十年，挣起许多家产，也够得发了。谁想生个女儿出来，名叫藐姑，年方一十四岁。她的容颜记性，又在他母亲之上。止教他读书，还个曾学戏。那些文词翰墨之事，早已件件精通，将来做起戏来，还不知怎么样得利。

绛仙一日无事，将他唤出，不过是要传授他挣钱的秘诀，动人的方法。

绛仙说：“我儿，你今年十四岁，也不小了。你爹爹要另合新班，同你一齐学戏，那些歌容舞态，不愁你演习不来。只是做女旦的人，另有个挣钱的法子，不在戏文里面，须要自小学会方好。”藐姑说：“母亲，做妇人的只该学些女工针指，也尽可度日，这演戏不是女人的本事。孩儿个愿学他。就要孩儿学戏，也只好在戏文里面，趁些本分钱财罢了。若要我丧了廉耻，坏了名节，去做别样的事，那是断断个能的。”绛仙说：“做爹娘的，要在你身上挣起一分大家私，你倒这等迂拙起来。

我们这样妇人，顾甚么名节，惜甚么廉耻，只要把主意拿定了，与男子相交的时节，只当也是做戏一般。他便认真，我只当假，把云雨繆绸之事，看得淡些。一则身子不受亏，二则这就是守节了，何须恁般拘执呢！古语说的好：烟花门第怎容拘泥，拚着些假意虚情，去换他真财实惠。把凤衾鸳被，都认做戏场余地。我做娘的，也不叫你十分滥交，逢人就接，遇人就睡。有三句秘诀，传授与你。你若肯依计而行，还你名实兼收，贤愚共赏，一生受用不尽。听我道来：叫做许看不许吃。许名不许实，许谋不许得。”藐姑说：“怎么叫做许看不许吃呢？”绛仙云：“做戏的时节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，就是不做戏的时节，也一般与人玩耍，一般与人调情。只有这香喷喷的一盘美包子，不许他到口。这就叫做许看不许吃。”藐姑道：“那许名不许实？”绛仙道：“若有富贵大贾、公子王孙，要与找做实事的，我口便许他，只是你故延捱，不使到手。这叫做许名不许实。”藐姑道：“那许谋不许得呢？”绛仙道：“若遇那些痴心子弟，与我们处厚了，要出大块银子，买我从良，我便极口应允，使他终日图谋，不惜纳交之费。到了后日，只当做场春梦，决不肯言把身子嫁他，这叫做许谋不许得。”藐姑云：“既舍不得身子，为甚么不直言回他，定要做这许多圈套呢？”绛仙道：“我儿，你不知道，但凡男子相与归人，那种真情实意，不在粘皮靠肉之后，却在眉来眼去之时，就像饕人遇着酒肉，只可使他闻香，不可使他到口。若一到口，他的心事就完了，那有这种垂涎咽唾的光景，来得热闹！”他二人正说之间，刘文卿来到门内说：“合的小班，今已十有八九，要起个班名才好。我儿，你是极聪明的，想出两个字来。”藐姑说：“既是小班，取个方盛未艾的意思，叫做‘玉笋’班罢。”文卿说：“两字甚好，只是班中尚少一个脚色。待我写个招帖，贴在门首，自然有人来做。”上写云：“本家新合玉笋班，名色俱备，只少净脚一名。愿入班者，速来赐教。”藐姑说：“既要孩儿学戏，孩儿不敢不依。只是一件，但凡忠孝节义，有关各教的戏文，孩儿便学。那些淫词艳曲，做来要坏廉耻，丧名节的，孩儿断不学他。”文卿说：“这是容易的。”

藐姑口虽不言，心内暗想云：“那个做正生的，不知是怎生一个人物？倘是俊俏的，也就是我的福了。”遂作诗一首。诗曰：

玉笋佳名确不易，小班更比大班奇。

饶伊擅尽当场巧，究竟厉非妇所宜。

要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倾城貌风前露秀 概世才戏场安身

却说谭楚玉自从那日听了二位夸美刘绛仙的好处，时刻在心。两三日后，二位朋友说：“今日有戏，不知老兄可出去看看否？”谭生云：“如此，妙，妙。”三人遂携手而行。及至到了戏场台上，还不曾有人。其友云：“想是梨园子弟未到，我们且在这总路口上，站上一会，等刘绛仙走过的时节，先把他凌波俏步，领略一番，然后跟他去看戏，有何不可！且是那些做戏的妇人，台上的风姿与台下的颜色判然不同。我和你立在此处，到可以识别真才。”谭生说：“同是一个人，怎么有两样姿色？”其友云：“这种道理也有些难解，场上那件毡条，最是一件作怪的东西，极会凌丑妇，帮佳人。丑陋的走上去，愈加丑陋；标致的走上去，分外标致。兄若不信，请验一番就是了。”说话之间，见一夥人拥挤而至。

谭生云：“所谓刘绛仙者，就是前面那一位么？”其友云：“正是。小弟的说话，可也赞的不差。”谭生云：“也不过如此。”其友云：“妇人的姿色，到这般地步，也够得紧了，难道还有好似他的不成！”谭生云：“方才在后面的那个垂髻女子，难道不是天香国色？为甚么对了人间至宝，全不赏鉴，倒把寻常的姿色，那般抬举起来？”其友云：“那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叫做藐姑，带在身边学戏的。据小弟看来，好便是好，也未必在他母亲之上。”谭生心内想道：“这位女子，就像胎里的明珠、璞中的美玉，全然不曾琢磨的。非具别眼的人，那能识认得出！这种道理，不但他们不知道，也不可使他们知道。若使见知于人，则天下之宝，我必不能独得矣。也罢，我且依他说个不好，自己肚里明白就是了。虽如此说，既要结识他，须是在未曾破瓜的时节，相与起头才好。我且随众人看戏，待他戏完之后，回去的时节，尾在后面，看他家住那里，然后好想个进身之法。”遂转身云：“毕竟是兄识货，方才那个女子，初见便好，过后想来他没有甚么回味。还去看戏要紧，不要耽搁了戏。”这正是：

当场一刻胜千金，莫把闲词误寸阴。

其友也口号一绝云：

拉友观场破寂寥，评声论色兴偏饶。

非关举世无明眼，天与忽然秘阿娇。

及至到了戏场，早本已开演的是《西施归湖》，接的是《挑帘成衣》。真个是人人的夸好，个个称强。只是谭生心中，别有所属，所以唱的虽好，也恨他不一时散场，早些归家。到了杀戏的时节，谭生挤在人空里，一直送他到家，还觉余兴未尽，亦唯赞叹而已。及归到下处，饮了几杯闷酒，用了几杯闷茶，心即欲睡，那里一时睡的着。这正所谓：不见可好，不动所欲。遂自叹云：“我自遇刘藐姑，不觉神魂飞越。此等尤物，不但近来罕有，只怕自古及今，也未曾生得几个。我是个种情人，怎肯交臂而失之？日间遂他回去，认了所住的地方，又访问他邻人，知道此女出身虽贱，志愿颇高，学戏之事，也非其本念。若是遇了小生，不怕不是个夫人之料。只是一件，闻得他的父母，虽然教他学戏，又防闲得极严，不是顾名节，单为蓄钱财。韞椟而藏之心，正为待价而沽之地。我也曾千方百计，要想个进身之阶，再没有

一条门路。止得一计可以进身，又嫌他是条下策，非是我读书人所为。他门上贴着级条，要招一名净脚。若肯投入班中，与他一同学戏，那姻缘之事，就可以拿定九分了。只是这桩营业，岂是我们做得的！”

辗转久之，机觉舍此别无可图之机。也罢，学戏之事，虽有妨于名教，钟情之语，昔见谅于前人，我如今说不得了。且从入班去，或者戏还不曾学成，把好事先弄上手。得了把柄，即使抽身，连花脸都不消涂得，也未可知。竟收拾前去罢。

枳棘原非凤所栖，求凰因使路途迷。

生前结下姻缘债，借口贤人赋简兮？

却说刘文卿一向要合小班，只少一名净脚。前日贴了招帖，也不见有人来应允。文卿与绛仙道：“我已约了一位名师，定于今日开馆，等不的脚色齐备，先把有的教习起来。等做净的到了，补上也未迟。叫孩子们把三牲祭礼，备办起来。

等先生与众人来了，好烧纸，我且在门首站之。”说罢，遂走出门来观望。正值谭楚玉。谭生上前拱手云：“此位就是刘师付么？小生姓谭名楚玉。闻得府上新合小班，少一名净脚，特来相投。”文卿听说，喜不自胜，答道：“怎么，你是一位斯文朋友，竟肯来学戏？这等说，真小班之福也。既然如此，等众人来了，同开馆就是了。你且在里边请坐！”

少顷，众人俱到，人家见过了礼，师父也来了。文卿说：“叫孩子们，一面请姑娘出来，拜见师父；一面取三牲祭礼，好祭二郎神。”谭生云：“甚么叫做二郎神？”文卿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凡有一教，就有一教的宗主。二郎神是做戏的祖宗，我们这位先师，极是灵显的。不像儒释道的教主，都有口眷，不记人的小过。凡是班内有些暗昧不明之事，他就会觉察出来。不是降灾降祸，就是生病生疮。你都记在心中，切不可犯他的忌讳。”谭生说：“这等忌的是甚么事？求师付略道几件。”文卿云：“最忌的是同班之人，不守规矩，做那不端之事。或是以长戏幼，或是以男谗女，这是他极计较的。”谭生听了，心中想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我的门路又走错了。如今来到这边，又转不去了，却怎么办？”正在愁闷之际，见文卿从内领出藐姑来，说：“我儿，这是你师付，朝上行礼。”又指着众人说：“这是你同班兄弟，都过来见了。”藐姑一见谭生，不觉惊讶道：“这是一位书生，前日在路上遇见的，他怎么也来学戏？詎非足件异事。”既而见楚玉，不时将他暗窥，遂恍然大悟道：“哦，我知道了。虽是如此，贝因奴家一人，遂将这辱身贱行之事，不惜躬亲。叫奴家心中，如何承当的起。”二人眉睫之间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文卿对师付云：“脚色已竟派定，老师请将脚本散于他们。我从今日起，把他们的座位也派定了。各人坐在一处，不许交头接耳。若有犯规的，要求先生责治。”藐姑与楚玉各自心中祷告，说：“我若与他坐在一块，就便易多少了。”谁知众脚色里面，独有生旦的戏多，又不时要登答问对，须要坐在一处，其余却是任意派定。藐姑是个旦角，楚玉是个武角，他心虽勉强，如何能到一处！及至派定，先生随意拈曲一只，众取筋作板，唱了一只同场曲子。文卿说：“小弟今日备了一杯薄酒，请一同进来饮了。一则是敬先生，二则是会同窗。”正是：

同班兄弟似天伦，男女何尝隔不亲。

须识戏房无内外，关防自有二郎神。

到了散席之后，藐姑归到绣房，心中想云：“我看这位书生，不但仪容

俊雅，又且气度从容，岂是个寻常人物！决没有无故入班，来学戏之理。那日在途间，他十分顾盼我。今日此来，一定是为我了。谭郎，你但知香脆之可亲，不觉倡优之为贱。欲得同堂以肄业，甘为花面而不辞。这等看来，竟是从古及今，第一个种情人了，我如何辜负的你。奴家遇了这等的爷娘，又做了这般的营业，料想不能出头。不如认定了他，做个终身之靠罢。今日这一拜，只当是暗缔姻亲，预拜天地，那些众人，权当是催妆姻戚，扶拜的梅香，是便是了。你既有心学戏，就该做个正生。我与你夫妇相称，这些口角的便宜，也不该别人讨去，为甚么做起花面来。”这正是：

莫怪姻缘多错配，戏场生旦也参差。

“我从来是心劲的人，今日一见了他，小觉神情恍惚，至今不能成寐，这便如何是好。也罢，我且把那云雨的风境，繆绸的衷情，枕边的言语，床上的鸳鸯，想像他一番。虽不能饥食渴饮，亦未必不望梅止渴。等明日见了他的时节，再作道理。”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定姻缘曲词传筒 改正生戏房调情

藐姑思念楚玉，自是不必说的了。楚玉也自想道：“我为着刘藐姑，不但把功名富贵丢过一边，并弃终身的名节。只道入班之后，就与至亲骨肉一般，内外也可以不分，嫌也可以不避，谁想戏房里面的规矩，更比人家不同。极浑杂之中，又有极分别去处。但凡做女旦的，普天下之人，都可以的戏的，独有同班弟兄，倒调戏不得。这个陋习，下知甚么人创起。

又说有个二郎神，单管这些闲事，一发荒唐可笑。所以这学戏里面，不但有先生拘束，父母提防，连那同班的人，都要互相稽察。小生入班一月，莫说别样的事难行，就是寒暄，也不曾叙得一句。只好借眉眼传情，规模示意罢了。这刻刻相见的想思，更比那不见面的难害！”

且说这班人，除谭生之外，俱是本处后生，凡两餐与夜间俱各回家，惟有楚玉自从入班之后，昼夜俱在馆内。楚玉与藐姑，虽是面目相关，其实话也不曾说。一日早饭后，藐姑到了馆内，恰置别的俱各未来，惟有楚玉一身。楚玉一见，又喜又惧。迎着藐姑道：“这可怎么样呢！”藐姑捏着楚玉的手，楚玉也攀着藐姑的臂，虽是两口相亲，却无一言相对，正合着古语二句：

满怀尽是心腹事，及至相逢半句无。

藐姑道：“这屋后有闲房半间，虽是茸茅不堪，却是人迹罕到。你我到彼，略偿素愿何如？”楚玉说：“如此最好。”

二人足方出门，忽闻户外有人进来，遂各慌忙上位。藐姑桃腮添朱，楚玉手足无措。毕竟是个小小的丑儿，那些事全然未晓，所以不曾看出马脚。一步三趋，进门来道：“喂哟！我说我来早，还有早行人。咱三个趁之师父来到，想个法儿玩玩罢。若师父来，又要受他的拘束了。”藐姑道：“做么玩呢？”丑说：“背趟趟罢。”楚玉有些不肯，藐姑以目视之，楚玉道：“如此妙极！谁先背谁呢？”丑说：“你先背我。”楚玉道：“你先背我。”二人争论不已。藐姑道：“你二人各先背我一趟，我再各背你们一趟，就均匀了。”藐姑心里，虽是立意要站他们的便宜，其实还别有所思，小丑那里知道？遂推楚玉说：“你先背他。”楚玉说：“你先背他。”藐姑道：“论长幼，该谭兄先背我。”楚玉说：“如此，你就上在西头椅子上，我背到你东头，回来还送在你椅子上，就算一趟。”丑说：“我也是如此，叫我多背一步也不能！”藐姑遂将一双小小的金莲挠起，又把两支掺掺的柔荑，搭在楚玉的膀臂上。先摸他嘴，继摸他喉。楚玉遂笑不能止，丑亦欢天呼地。那楚玉的两手，在藐姑臀下，亦自不必说了。

谁想到东头，尚未及转身，先生来了。闻的馆内呼唤不相，遂咳嗖了一声。他三人就像迷窝的老鼠一般，各自寻位坐定。先生进来道：“你三个为何这等的喧哗？快些与我说来！”小丑说：“我三个在这里念的是脚本，并没胡闹。”先生道：“且自由你，待明日背不会脚本，我再与你们算账。”自此以后，任他两个欲火炽盛，听的先生咳嗽一声，就如倒倾北海的一般，将那火儿灭的干干净净。所以将近三月，并不从相续片时。

楚玉道：“我如今没夸何，只得把入班的苦心，求婚的私意，写下一封密札，团作一个纸团，等到念脚本的时节，趁着众人不见，丢在他怀里去。

他看见了，自然有个回音。只是一件，万一被众人拾了，却怎么处！

也罢，我有道理，这一班蠢才，字虽识得几个，都是不通文理的。我如今把书中的词意，放深奥些，多写几个难字在里面，莫说众人看见全然不解，就是拿住真脏，送与他的父母，只怕也寻不出破绽来。我想有心学戏，自然该学做正生。一来冠裳齐整，还有些儒者气象，二者就使前世无缘，不能与他配合，也在戏台上面，借题说法，两下里诉诉衷肠。我叫一声‘妻’，他叫一声‘夫’，应破了这场春梦也是好的。只可恨脚色定了，改换不得。

我今把这个意思也写在上面，求在他令尊面前，说个方便，把我改做正生，或者邀天之幸，依了他也不可。

将书缩做丸，不但传幽秘。

聊当结同心，稍示团圆意。

到了次日饭后，一班俱到。生对众人说：“我们这一班兄弟，学了个把月戏文，还不曾会得一两本。谁想做旦的刘藐姑，与做净的谭楚五，他两个记性极好。如今念熟了许多，我们只是赶他不上。师父昨日说，今日要考较我们，大家都要仔细。”丑说：“都是净旦两个不好，他两个要卖弄聪明，故此显得我们不济。藐姑是师父的女儿，不好打他。小谭那个畜生，断然放他不过。我今日不受打便罢，若受了打，定要拿他出气。”生说：“别样也还可恕，最恼他戴了方巾，要充个斯文的模样。我和你一齐动手，定要扯他的下来。师父来了，我们各人上位。”正说之间，先生来了。说道：“你们把念的脚本，都拿上来，待我提你一提，提一句，就要背到底。背得出就罢，背不出的，都要重打。”藐姑与楚玉是昨日背过的了。叫末说：“拿你的来！”末说：“学生只念得一本。”先生说：“他们极不济的，也有两本，你只得一本，这等且拿来。

‘提云风尘暗四郊’这是那一本上的？”答云：“这是《红拂记》上的牌名，叫做节节高。”先生说：“且饶你，下次务期多念几本。”又叫净云：“拿你的来！”净答云：“我的极熟，不用背罢。”先生云：“胡说，快拿来！”净暗叫楚玉说：“我若背不出，烦你提一提，我有酬谢你的去处。”小丑方才说：“都是你卖弄聪明，显得他不济，要拿你出气哩！你若肯提我，我就帮你打他；你若不肯，我就帮他打你。”楚玉说：“你放心去背，我提你就是了。”先生提云：“寄命托孤经，史载。”楚玉低声对丑云：“这是《金丸记》上的牌名，叫做三学士。”丑遂高声背下。师父又叫正生说：“拿你的来背。”正生说：“他央人提得，我难道央人提不得么？藐姑于我坐在一处，不免央她。”对藐姑说：“好姐姐，央你提一提，我明日买汗巾送你。”藐姑说：“使得。”正生遂将脚本送上。先生提云：“叹双亲把儿指望。”正生时藐姑做眼包，藐姑背笑说：“我恨得打死这个狗才，好把潭郎顶替，为甚么肯提他！”先生打正生头云：“怎么全不则声？”正生说，“曲于是烂熟的，只有牌名不记得。脱生说：‘这等免背牌名，只背曲子罢。’”正生遂将叹双亲句唱了一遍。先生说：“怎么我提一句，你也只背一句，难道有七个字的曲子么！”正生说：“我原是烂熟的，只因说了几句话，就打断了。”先生说：“如此再提你几句：教儿读古圣文章。”正生也只将二句高唱一遍。先生说：“往下背！”正生说：“我念念再背就熟了。”先生怒说：“有这等蠢才，做正生的人，一句曲子也说不得。谭楚玉是个花面，这等聪明，只怕连你的曲子，他也记得哩。

谭楚玉与我背来！”楚玉答云：“这是《浣纱记》上的牌名，叫做江儿水。”先生说：“好！记又记得清，唱又唱的好。你听了羞也不羞？如今起来领打。”

遂将他打了十余下说：“以后再背不出，活活的打死你。快去念来！”

先生说：“我出去拜客就来，不要吝气，也个可交头接耳，说甚闲话。”众人说：“晓得。”遂拂衣而出。正生下位，对丑：“先时说的话，你都记的么？”丑说：“记得。”心中想云：“他要打小谭，叫我做个帮手，我想小谭

【提】我的曲子，怎么好打他？也罢，口便帮他骂几句，待他交手的时节，我把拳头帮着谭郎，着实捶他一顿，岂不是个两全之法。”对正生说：“我帮你就是了。”正生遂向楚玉说：“你学你的戏，我学我的戏，为甚么在师付面前，弄这样聪明，带累我吃打。”谭生说：“是师父叫我唱来，与我何干。”正生说：“就是师父叫你唱，你该回他不记得罢了。为甚么当真唱起来！”遂以手拉楚玉的方巾说：“你既然学戏，自然该像我们，也带一顶帽子。为甚么顶了这个龟盖？难道你识几个字，就比我们两样么？众位快动手！”净说：“大家捶这狗头。”三人打在一团。净口里骂的是楚玉，手里打的却是正生，三转两扭，遂将正生扑在地下，藐姑心下想道：“我假意去拉劝，一来捏住谭郎的手，与他粘一粘皮肉，也是好的；二来帮着谭郎，也捶他几下，替谭郎出口气儿。”上前捏住谭生的手，谭生会意，遂藐藐姑一拉，藐姑遂将身一就，趁着众人不防，虽未能尽情如意，亦不免两口相亲。净按着正生的头，楚玉一手拉着藐姑，一手打正生。副净在旁解劝，正生在地下哭骂。

外说：“劝他们不住，待我假装师父的声口，吆喝凶几声，他们自然惊散。”遂到门外，大声叫云：“是那几个畜生，在里面胡吵，快些开门！

待我进来。”果然惊散，各坐原位，去念各人的脚本。外遂并手摇摆而上。

方才罗唛的那几个，教人好不生气。众人见不【是】师父，又各吵闹起来。

外说：“当真待来了，大家念几句罢。”藐姑上位，心中说：“方才劝他的时节，谭郎递一件东西与我，不知甚么物件，待我看来。”及至看了一遍，遂点头云：“原来如此，我有心写一回字，又没法递与他。也罢，我看这一班蠢才，都是没窍的，待我把回他的话，编做一只曲子，高声唱与他听，众人只说念脚本，他们那里知道。”遂对众人说：“这两只曲子倒有些意味，待我唱他一遍：金络索来绒，意太微。知是时奸宄，两下里，似锁钥相役，有甚的难猜迷。心儿早属伊，暗相期，不怕天人不相依。你为我无端屈志，增憔悴，好教我难为意！

将他改作伊，正合奴心意。欲劝爹行，又怕生疑忌。我细思，有妙机，告君知，会合的机关在别离，这成群鸚鸟不忌唳！

楚玉听道：“有这等聪明女子，竟把回书对了众人高声朗诵起来。只有小生明白，那些愚人，如在梦中一般。这等看来，他的聪明还在小生之上。前面那一只，是许我的婚姻；后面那一只，是叫我改净为生之法。说这一般之中，只有我好，其余都是没干的。教我在他父亲面前，只说不肯做净。要辞他回去，不怕不留我做生，果然是个妙法。等师父回来，依计而行，便了。”他师父回来道：

“出访戏朋友，归教戏门人。

般般都是戏，只有撰钱真。

问你们的功课都做完了么？”众人说：“做完了。”先生云：“你们都去罢。”惟有楚玉端然不动。先生说：“你为何不走？”楚玉说：“有话要讲，所以不去，求先生唤东家出来。”文卿出来道：

西席呼声急，东家愁闷深。

不因催节礼，定是索束金。

“先生叫弟，有何商意？”先生云：“这个学生，叫我请你。他说拜别师父，叩谢主人，明日要家去哩。”文卿说：“如今学会了戏，正要出做生意，怎么倒要回去呢？”楚玉说：“我初来的时节，只说做大净的，不是扮关云长，就是扮楚霸王。虽然图几笔脸，做到慷慨激烈之处，还不失英雄本色。谁想十本戏里面，止有一两本做君子，其余都做小人，一毫体面也没有，岂是人做的事。”先生说：“你既不肯做花面，就该明说，为甚么要走呢？”文卿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拣一个脚色就是了，正旦是我儿，移动不得，老旦认一脚色罢。”楚玉说：“把个须眉男子，扮做巾幗妇人，岂不失了丈夫之体。”文卿说：“做小生何如？”楚玉说：“这个脚色，还将就得，只是一件，那戏文里面的小生，不是因人成事，就是助人功名，再不见他自立门户，也不像我做的。”先生云：“这等说起来，他的意思，明明要做正生了，我看他的喉咙身段，倒是个做生的材料。不如依了他罢。”文卿说：“众脚色里面，惟有生旦最苦。上场的时节多，下场的时节少，没有一只大曲子本是他唱，只怕你读书之人，受不得这般劳碌。”楚玉说：“不将辛苦意，难取世间财。只要令爱受的就受的，我和他有苦同受，有福同享，就是了。”文卿说：“把那做生的与你调过来，你做正生，他做花面，再没得说了。”楚玉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只得勉强从下。我老实对你说罢，起先入班还是假的，如今倒要弄假成真了！”

从来净脚由生改，今日生由净脚升。

欲借戏场风仕局，莫将资格限才能。

楚玉自从改净以后，学戏的时节，与藐姑坐位相连；唱曲的时节，与藐姑夫妻相称，虽未能同衾共枕，较视从前，也就便宜多少了。欲知他二人的故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一乡人共尊万贯 用千金强图藐姑

楚玉与藐姑以手示意，以目传情，向是不必说了。且说埠镇上，有一个财主乡官，名唤钱万贯。他家金银堆积如山，谷米因陈似土，良田散满在各邑，纳不尽东西南北的钱粮。资财放遍在人头，收不了春夏秋冬的利息。用豪奴，使狠仆。叫做画虎未成君莫笑，安排爪牙始惊人。娶美妾，蓄妖姬，叫做乞食齐人尚有家，富人怎不骄妾妻！这也还是件小事。自古道：“财旺生官。就是中了举人、进士，也要破几两少钞。做纱帽的铺户，不曾见他白送与人。又听得官高必险，反不若他异路前程。做不到十分显职，卷地皮的典史。不曾见有特本参他。这等看将起来，他这一位大大的财主，小小的乡绅，也甚做得过。所以他出门则顶其肚皮而摇摆，居然员外气象；在家则高高其声而吆喝，宛然官府排场。

一日，对众人说：“我钱万贯自从纳粟以后，选在极富庶的地方，做了一任县佐。趁了无数的银子，做了未及三年，就被我急流勇退，告了终身的假，急急的衣锦还乡，如今凡拜县官，都用治生帖子，他一般也来回拜。那些租户债户见了，吓的毛骨悚然。欠了一升一合，一钱一分，就要写帖子送他，谁敢不来还纳！看来不亏别样，亏我这个住处住的好，不在城而在乡。若还住在城市之中，那举人、进士，多不过我这个小路前程，如何能充人呢。只是住在乡间，也有一件不好，那些公祖父母，无故不肯下乡。我这些威风，一年之中装不上一两次，白白的把一顶纱帽，一件圆领，都收旧了。今日闻得本县三衙要巡历各乡，清查牌甲。少不得一到本处，就要来拜我。地方上办了酒席，少不得请我去陪他，这场威风又使得着了。叫家僮，你乘此机会，把一应田租账目清理一番，有拖欠的，不免开送三衙，求他追比起来。一则清理今年的账目，多得些利钱，二则借此示从，免的与我陶气。”说话之间，见十数个身穿蓝布粗衣，头带卷边毡帽的乡里人，都脆下道：“我们是地方总甲。只因本县三爷要来清查牌甲，真实往年的旧规不过要些常例钱，少不得出在这里中。如今都放齐了，只是我们送他，恐怕客多嫌少，不肯就接。要求钱爷，发个名帖，然后送，觉得有体有面些。

从来官府下乡，定有一桌下马饭。我们也预备下了，要请钱爷做个陪客。

凡有不周之处，官府计较起来，都要求钱爷方便一声。”万贯说：“我的帖子，是从来不肯轻发的。况且身子有些不受用，陪不得酒，你们去另请别人罢。”众人说：“我这镇上，只有你一位乡绅，那里还有第二个。”万贯说：“就是你们自己罢了，何必定要乡绅。”众人说：“钱爷取笑了，我们做百姓的，如何敢用帖子，如何敢做陪客。”万贯说：“哦！原来官民二字，也有些分辨么？既然如此，你们平日为何大模大样，全不放我在眼里？”众人说：“我们尊敬的是钱爷，怎么倒说我不敬呢？”旁边一个家人，跪下禀道：“这些人，不是租户，就是债户，个个都有些账目，不曾清楚。”万贯道：“如何？你们既然尊敬我，为甚么不肯还账？我如今正要开送三衙，叫他当面遭比，恨不得打断你们的狗筋，还肯管你这样闲事！”众人听说，魂不附体。说道：“不消送官，待我们还就是了。”万贯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看地方面上，替你们装个体面，把敛来的银子，都放在这边，待我替送。请官的筵席，要齐正

些。必有一两样海味才好，那些俗菜，是用不得的。且是我这两日懒待出门赴席，也要抬到这边来。地方上面，就有些不到之处，我也替你们说个方便。只是以后知事些，你们这些人，莫说别样放肆，就是称呼之间，也有些欠通。难道钱爷两个字，是生漆粘住的？那钱字下面，爷字下面，就夹不得一个字眼进去么？”众人说：“这是我们不知事，自今以后，加上一个字眼，叫钱老爷就是了。”万贯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们就多叫几声，补了以前的数。”众人连叫了几声，万贯连应了几声。众人叫的紧，万贯应的也紧。及至叫完，万贯将大头点了数点，笑道：“这才是个道理。你们说的话，都完了么？你老爷身困倦，要进去睡了。你们有事者奏来，无事者迟班！”众人说：“还有一件大事，要禀告钱老爷。那平浪侯晏公，是本境的香老，这位神道，极有灵验的。每年十月初三，是他的圣诞，一定要演戏上寿。请问钱老爷，该定那一班戏？你分付一声，小的们好去办。”万贯说：“往年的戏都是舞霓班做。那女旦名叫刘绛仙，又与我相厚，待我差人去接他便了。”众人各唯唯而退。

万贯见众人散了，随将双膝一拍，笑道：“妙，妙，妙！我钱万贯的威势，不拿来恐吓乡人，叫我到那里去使！明日官到的时节，拿他们的银子、酒席，装自家的体面威风，何等个妙！还有一件上门的生意，不可错过，等他拿了银子来，待我取下一半，只拿一半送官，且做个小小的抽丰，再做道理。叫家僮，你打听舞霓班的戏子，在哪里做戏，好着人去唤他。”家僮道：“禀老爷！舞霓班虽好，还个如玉笋班，更有名声。近来的戏，都是他做。”万贯说：“我不单为做戏，要借这个名色，与绛仙叙叙旧情，你那里知道。”家僮说：“玉笋班也有个女旦，就是绛仙的女儿，名叫藐姑。他的姿色，比他母亲更强十分。况且绛仙为照管女儿，近日离了大班，也在小班里面。”万贯说：“是他有个绝标致的女儿，我从前见过他的，如今也出来做戏了？既然如此，你速速去接。待我央他母亲做牵头，也和他相与和与！”

仆说：但闻姊妹同归，不见娘儿并嫁。

万贯：阿婿就是阿爹，一身兼充二夫！

欲知后事，观下回便明。

第五回 刘绛仙将身代女 钱二衙巧说情人

话说刘绛仙自从女儿出台，又喜又恼。喜的是藐姑姿色概世，恼的是藐姑矢志不淫。一日，绛仙想道：“我刘绛仙苦了半世，只生得一个女儿，实望他强宗胜祖，挈带父母，谁料戏便做得极好，当不得性子异样，动不动要惜廉耻，顾名节。见了男子莫说别样事不肯做，就是一颦一笑，也不肯假借与人。如今来到这乡镇之间，搬演神戏。那为首的是个财主，别处虽然吝啬，在我们身上，倒肯撒漫使钱。是我的旧相识，见了我的女儿，岂有不劝喜的！只是我儿性子如此，恐也不能趁他的银子。”

及至到了镇上，见那座庙坐北向南，离庙五十余步，有一道急湍沙河。

那台子的后台，在南岸上。前台一半，搭在水里，生板是正对庙口。你说这是为何？只因是台女戏，若不搭在水里，那些没皮虎，就弄出多少事来。

将台子如此一搭，台子在水里，离看戏的约有四五尺，使他只能远看，不能近前，到也甚妙，谁知竟为藐姑与楚玉的便宜之地呢！及至吃了早饭，拾起浮桥。令戏子上台，上完了，遂将浮桥撤去。先唱了三出参神的戏，然后开了本戏。及至藐姑出台，真个如海上的仙女，令人可望而不可即。

未及唱到半本，那些看的人，愚鲁的俱备口呆目邪；那些风流的，俱各手舞足蹈。真是人人夸强，个个称好！

再说那钱万贯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嫖了一世的婊子，见过多少妇人，只说刘绛仙的姿色，是人中第一了。谁想生个女儿出来，比他更强十分。看了他半本戏，将我的魂也消出了一半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又想道：“他如今虽是台上的，到晚间，不过多加几两银子，就是我怀中之物了。此处难道还有挣我的不成！是便是了，怎奈我欲火炽盛，如何等的到晚上呢？也罢，等他下台用饭的时节，不免先调戏他一番，再作道理。”谁知到了饭时，别的俱各下台，目中惟少藐姑。那藐姑自从唱演以来，只在台上点心点心，就到黑方才下来。今日也是如此。所以万贯愿望甚急，至此不觉情兴索然，虽是威振一方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因此罢刘绛仙也无心与他亲热了。

及至吃饭，上台演过晚本。万贯道：“家僮把绛仙叫来，我看他说些甚么，再作道理。”家僮道：“绛仙到了。”万贯叫他进来，绛仙见了万贯，一手摸着万贯的胡子，说道：“是你老人家，我二人一年未见，如今你反少面起来了。总是财主人家养的好，真真令人可爱！”万贯道：“你可好嘛？”绛仙答道：“我可好从何来呢？日子不如那二年，生意又不济，孩子又不听说，那像你老人家这等的受用呢？可是咱二人一年不见，不知你老人家也想我不？”万贯道：“不惟常常的想你，就是夜日也还想你。

到了今日，却一毫也不想了。”绛仙说：“见了面还想个甚么呢？”万贯道：“却不是如此。我从前只说你的容貌世间无双，所以放你不下。自从今日见了令爱，谁知更比你来俊俏，我一见，就把爱你的心肠，移在令爱身上去了，所以夜日还想你，今日一毫也不想了。不知你还念往日旧交，把令爱也送来，教我享受享受不？”绛仙心中想道：“我若说不能，今夜就不能趁他的银子了。也罢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对万贯道：“他的皮味与我不同，虽是一样接客，他偏要赚好道歹，像你老人家，自然是不嫌的。但自今晚也骤然叫

他就来，却是断然不能的。你老人家若果不嫌他，待我明日合他细细的商议，再来回说。”万贯见这番光景，不觉动起兴来了，叫家僮：“对他班内人说声，不用等他，今夜在我这里睡罢。”绛仙说：“如此，又在这里打搅你了。”万贯说：“你若不要钱，我情愿叫你常常的打搅。”绛仙说：“爷们相厚，谁合你要钱来！”万贯说：“跟我借的粮食也是钱。”两个遂各宽衣裳，同入帐内。其中的情景声音，自是不必说了。

到了次日起来，万贯说：“今日是余账未了一齐清楚罢。”绛仙遂起身而去。及至演戏的时节，万贯左右不离，又是一天。到晚来想道：“我也曾千方百计去勾搭，他一毫也不理。想来没有别的意思，一定是不肯零卖，要拣个有钱的主人，成堆发兑的了。我如今拚着一主大钞，娶他回来做小，他母亲是极喜我的，也未必十分拒绝。自古道：见钱眼开。我兑下一千两银子，与他说话的时节，就拿来排在面前。他见了自然动火，我又有许多好话到他，不怕他不允。叫梅香与我暖起酒来伺候。”见了绛仙道：“我前夜把令爱的事，再三托你，为甚么不见回音？”绛仙道：“不要说起，都是前世不修，生出这个怪物来，终日里与我淘气。

我几次要对他讲，他见我几次要张口，就走开去了。料想那没福的东两，受你培植不起，如今还是我来替他罢。”万贯道：“我有句好话，和你商议，不知你肯不肯？若肯了，不但送你一场富贵，还替你省下许多是非，只怕你没有这般造化！你令爱不肯接人，也是有志气的所在。无非显立意从良，要嫁个好丈夫的意思。你何不依了他，多接些银子，打发他去！把银子买了妇人，教起戏来，一般好做生意。你莫怪我说，做女旦的人，若单靠做戏，那挣来的家私，也看得见。只除非像你一般，真戏也做，假戏也做；台上的戏也做，台下的戏也做，方才趁的些银子。若像你令爱那样性情，要想他趁人家的银子，只怕也是件难事。”绛仙说：“倒也说得不错。”万贯说：“他趁不得银子来，也还是小事，只怕连你趁来的银子还要被他送了去。把人家败的净光，然后卖到他身上。那卖来的银子，又没得买人，只够还债。这件生意，就要做不成了。”绛仙说：“虽则如此，也还不到这般地位。”万贯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哩！有多少王孙公子，都是有才有力的人。说他大模大样，不理人也罢了，又私意动人的风景，弄的人有面皮没处放，起了火没水泼，都要生法送你到官，出他的丑，不到散班地步不止哩！”绛仙听了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是一定该嫁的了。但不知甚么样人家才好打发他去呢？”万贯说：“富贵二字，是决要的了。只是一件，富也不要大富，贵也不要大贵，若富贵到极处，一来怕有祸不能够享福到头；二来怕他做起官势来，得意便好，若不得意，就苦了令爱一生。须是不大不小的财主，半高半低的乡宦，像我这样人家，才是他的主顾。”绛仙说：“这等说起来，是你娶他子？”万贯拱手答云：“不敢，颇有些意，只是不敢自专。你若肯荐贤，少也不好出手，竟是一千两聘金。”叫梅香：“把我兑下的财礼，抬将出来！”指着银子道：“这是五十两一封，共二十封，都是粉边细系，一厘潮的也没有。”绛仙说：“他起先那些话，说得一字不差。我若有了这些银子，极少也买他十个妇人。就教得一般女戏，个个趁起钱来。

我这份人家，哪里发积得了？为甚么留下这个东西，终日与他淘气！”对万贯道：“就依了，只是嫁过门来，须要好生看待。”万贯说：“搁在头上过日子，决不敢轻漫他！”万贯见他说了，满心欢喜。遂将绛仙搂在怀中，要与如此如此。绛仙说：“起先无乎不可，如今我是老长亲了，你不得无礼。”

万贯说：“只此一遭，下不为例。明日做丈母，今日为夫妻，有何不可呢？”两个不觉又做起旧日的营生来了。顷刻之间，云收雨止。万贯道：“几时过门呢？我好预备预备。”绛仙说：“晏公的寿戏，只落明日一本了。等做完之后，就送他过来。”未知藐姑果嫁万贯不曾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赖婚姻堂前巧辩 受财礼誓不回心

却说那日戏完之后，藐姑自己想道：“奴家自与谭郎定约之后，且喜委身得人，将来例无失所。又喜得他改净为生，合着奴家的私心。别的戏的，怕的是上场，喜的是下场，上场要费力，下场好粹悚的缘故。我和他两个，却与别人相反，喜的是上场，怕的是下场。下场要避嫌疑，上场好做夫妻的缘故。一到登场的时节，他把我认做真妻子，我把他认做真丈夫。

没有一句话儿，不说得钻心刺骨。别人看了是戏文，我和他做的是实事。

戏文当了实事做，又且乐此不疲，焉有不登峰造极之理！所以这玉笋班的名头，一日忝似一口。是便是了，戏场上的夫妻，究竟当不得实事。须要生个计策，做真了才好。几次要对母亲说，只是不好开口。如今也顾不得了，早晚之间，要把真情吐露出来，方结果了这件心事。

看见绛仙回来，道：“母亲，你往那里去来，为何至今方回，这箱子里面可是甚么东西？”绛仙道：“我心是极明白的，你且猜上一猜。”藐姑猜道：“是添的新行头？不是！是母亲清歌换来的诗千首？不是！如此孩儿知道了，但自说不出口来。”绛仙道：“你既然猜着，就明说何妨！”“莫不是母亲遇着好事的财主，因此送来这些物件么？”“都不是！我对你说了罢，这皮箱里头的物件，就是你的替身。做娘的有了他，就不用你了。”藐姑说：“怎么，不用孩儿做戏了，这等谢天谢地！”绛仙道：“我生你一场，我只说与我一样。谁料你动不动要顾廉耻，要惜名节，所以如今弄出这件事来。”藐姑说：“母亲说的话，孩儿一些也不懂，倒求你明白讲了罢。”绛仙说：“我老实对你说，你这样心性，料想不是个挣钱的，将来还要招灾惹祸。不如做个良家的妇人，吃几碗现成饭罢。这边有个钱乡宦，他是这块的一个大财主，从前也做过一任子官，如今告终养回家。

年纪也不甚大，做人又极慷慨。他一眼看上你，要娶你做个二房夫人。等你过了门的时节，不惟你却奴使婢，受用一辈子，就是做娘的，也就托你的福了！你说好不好？做娘的已经许下他了。这箱子里面，就是他的财礼。

明日戏完之后，就要送你过去了。”藐姑听说，大惊道：“呀！有这等的奇事！我是有了丈大的，怎么如今又许旁人？烈女不更二夫，我岂有改嫁之理！”绛仙惊问道：“你有甚么丈夫？难道做爹娘的不曾许人，你竟自家做主，许了那一个不成！”藐姑道：“孩儿怎敢自家做主，这头亲事，是爹娘一同许下的。难道因他没有财礼，就悔了亲事不成？”绛仙大惊道：“我何曾许甚么人家，只怕是你见了鬼了！既然如此，你且说我，许的是那一家，那一个？你且讲来！”藐姑说：“就是那做生的谭楚玉，难道你忘了么？”绛仙道：“这一发奇了！我何曾许他来呢？”藐姑说：“他是个宦门之子，现今身列学宫，负了概世之才，取功名易如反掌。为甚么肯来学戏？只因看上了孩儿，不能够亲近。所以，借学戏二字，做个进身之阶。又怕花面与正旦配合不来，故此要改做正生。这明明白白是句求亲的话，不好直讲，做一个哑谜儿与人猜的意思，爹爹与母亲都曾做过生旦，也是两位个中人，岂有解个出的道理！既然不许婚姻，就不该留他学戏，就留他学戏，也不该许他改净为生！既然两件都依，分明是允从之意了。为什么到了如今，忽然又改变起来，这也觉

得没理。”绛仙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！好一个赖法！这等说起来，只消这儿句巧话，就把你的身子被他赖去不成！且是婚姻大事，不论贫富，都有个媒人。就是告当官，也要有个干证。你说你的媒人是谁？你的干证是谁？”藐姑道：“你说我没有干证么？那些看戏的人，谁不说我与他，是天配的姻缘呢？且是我和他，交杯酒也不知吃过多少，夫妻也不知叫过多少，难道还不是真的么？”绛仙说：“你看这个孩子，痴又不痴，乖又不乖，说的都是些梦话！那有戏场上的夫妻，是做得准的呢？自古来做戏的甚多，你见谁做生的与旦作俦，做旦的把生认做真夫呢？”藐姑说：“天下事，别的都戏的，惟有婚姻戏不的。既要弄假，就要成真。我不像别个女旦，夜间睡的是一个，白日叫的又是一个。一些廉耻也不惜，也不顾名节是何物！孩儿是个惜廉耻、顾名节的人，不敢把戏场上的婚姻，当做假事。这个丈夫是一定要嫁的！”绛仙说：“好骂！好骂！这等说起来，我是不惜廉耻，不顾名节的了？我既然不惜廉耻，不顾名节，还有甚么母子之情呢？就逼你嫁了人，也不是甚么奇事！我且进去睡觉，待明日戏完了，我再同你讲话。难道我的货，到由不的么？不怕你飞上天去！”

任你百口挠婚约，

还我千金作枕头。

藐姑道：“你看他竟自进去了！谭郎，谭郎！我和你同心苦守，指望守个出头的日子。谁想到了半途，忽然生出这样事来！我那母亲见了这些银子，就如馋猴遇果，饥犬闻腥的一般。既然吞在口里，那里还肯吐将出来！这场劫数，是断不能逃的了！也罢，谭郎如今现在在外边，我不免将我的软细东西，收拾收拾，跟他夤夜逃走。明日意在一个幽密去随，连日奔往别处，再作道理。”及至到了二门，已被上了锁了。又不敢高声叫，又不能越墙而过。站了半日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叹道：“谭郎，谭郎！我今既不能生随你身，我岂肯负了你的心么？罢，罢，罢！惟有一死相报了。”遂将系腰的带儿解下，系在梁头以上。又搬了一个杌子，将身一竦立在上面。此时死与未死，再听下回便知。

第七回 借戏文台前辱骂 守节义夫妇偕亡

话说藐姑将带儿挂在颈下，意在必死。心中怒转道：“且住！做烈妇的人，既要拚这一条性命，就该对了众人，把不肯改节的心事，明明白白诉说一番。一来使情人见了，也好当面招魂，二来使文人墨士闻之，也好做几首诗文，留个不朽！为甚么死得不明不白，做起哑节妇来！毕竟用个甚么死法才好。有了，我们这段姻缘是在戏场上做起，就该在戏场上死节。

那晏公的庙宇，恰好对着大溪，后半个戏台，虽在岸上，前半個却在水里。

不如拣一出死节的戏，认真做将起来。做到其间，忽然跳下水去，岂不是自古及今，烈妇死难之中，第一件奇事么！有理，有理！”

阿母亲操逐女戈，人伦欲变待如何。

一宵缓死非不见，留取芳名利益多。

却说次日，楚玉闻知此事，心中想道：“我为刘藐姑，受尽千般耻辱，指望守些机会，出来成就了这桩心事。谁想他的母亲，竟受了千金聘礼，要卖与钱家为妾！闻得今日戏完之后，就要过门，难道我和他这段姻缘，就是这等罢了不成！岂有此理。他当初念脚本的时节，亲口对我唱道：心儿早属伊，暗相期，不怕天人不肯依！这三句话，何等的决烈！难道天也不怕，单单怕起人来？他毕竟有个主意，莫说亲事不允，连今日这本戏，只怕还不肯做哩。定要费许多凌逼，方得他上台。我且先到台上伺候，看他走到的时节，是个甚么面容，就知道了。”正是：

入门休问荣枯事，

观着容颜便得知。

藐姑道：“奴家昨日要寻短计，只因不曾别得谭郎，还要见他一面。

二来要把满腔的心事，对众人暴白一番，所以，挨到今日，被我一夜不睡，把一出旧戏文，改了新关目。先到戏房等候，待众人一到，就好搬演。只是一件，我在众人面前，若露出一一点愁容，要被人识破，就死也死不成了。

须要举动如常，倒装个欢喜的模样，才是个万全之策。”正是：

忠臣视死无难色，烈妇临危有笑容。

话说众人见藐姑上台，齐道：“刘大姐，闻得你有了人家，今日就要恭喜了！”藐姑笑道：“正是！我学了一场戏，只落了今日一天，明日要做，不能够了。全仗列位扶持，人家用心做一做，好结我终身之局，未知列位意下如何？”众人说：“我们的意思，也要如此，有何不可呢！”楚玉心中暗气道：“怎么天地之间，竟有这样寡情的女子，有这样无耻的妇人！一些也不烦恼，也就去不得了，还亏他有这张厚脸，说出这样话来！

我当初早知如此，岂肯辱身贱行，学这个营生来呢！再想到，是我差矣！

独不思做女旦的，名为戏子，其实无异于娼妇。娼妇如何能养出贞节女子来，岂不叫人后悔无及！又想他，或者心上烦恼，怕人看出破绽来，故意装出这等笑容，说出这样言语，也不可。远远望见那姓钱的来了，自古道：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。

且看他如何相待。

万贯到了台下，指着藐姑道：“他如今比往常不同，是我的浑家了。

你们就是做戏，也都要离开些。别了拚拚挤挤，不像个体面！”藐姑说：“我今日戏完之后，就要到你家来了。我的意思，还要尽心竭力做儿出好戏，别了众人的眼睛，你肯容我做么？”万贯说：“正要如此，有甚么不容。”藐姑说：“这等有兩件事，要依我。第一件，不演全本，要做零戏；第二件，不许点戏，要随我自做，才得尽其所长。”万贯说：“这等，你意思要做那儿出呢？”藐姑说：“我最得意的，是那《荆钗记》上，有一出抱石投江，是我新近改造的，与旧本不同。要开手就演，其余的戏，随意再做。”万贯说：“领教就是，只求你早些上台。”楚玉听了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竟是安心乐意，要嫁了他了？是我这瞎眼的，不是当初认错了人，如今悔不及了，任他去罢！”藐姑说：“列位快敲锣鼓，好待我上台。”又叫楚玉云：“谭大哥，你不用忧愁，用心看我做。”楚玉答云：“我是瞎眼的人，看你不见。”藐姑也不做声。对众人云：“天已将午，可开戏了。”只见万贯身穿丝服，头戴一顶蓝色毡帽，取一把交椅，在台子近前坐定。看戏人，两穷挨挤。藐姑扮钱玉莲上场。

唱道：曹折挫，受禁持，不由人不垂泪。无由洗恨，无由远耻，事到临危，拚死在黄泉作怨鬼。

白：

奴家钱玉莲是也，只因孙汝权那个贱子，暗施鬼计，套写休书。

又遇着狠心的继母，把假事当做真情，逼奴改嫁。我想忠臣不事二君。

烈女不更二夫，焉有再事他人之理？千休万休，不如死休！只得前往江边投水而死。此时已是黄昏，只索离生门，去寻死路。我钱玉莲，好苦命也。

唱：

心痛苦，难分诉，我那夫呵！一从往帝都，终朝望你偕夫妇。谁想今朝，拆散中途。我母亲信谗言，将奴误。娘呵！你一心贪恋他豪富，把礼义纲常全然不顾！

白：

来此已是江边，喜得有石块在此，不免抱在怀中，跳下水去。且住！我既然拼了一死，也该把胸中不平之气，发泄一场。遍我改嫁的人，是天伦父母，不好伤他。那套写休书的贼子，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为甚么不骂他一场，出口气了好死！（指着万贯道）待我把这江边的顽石，权当了他。指他一指，骂他一句，直骂到顽石点头的时节，我方才住口！

唱：

真切齿难容！（怒指万贯道）坏心的贼子，你是个不读书，不通道理的人。不与你讲纲常节义，只劝你到江水旁边，照一照面孔，看是何等的模样，要配我这绝世的佳人？几曾见鸱口【号鸟】做了夫把娇鸾彩凤强为妇？

唱：

（又指道）狠心的强盗，你只图自己快乐，拆散别个的夫妻。譬如你的妻子，被人强娶了去，你心下何如？劝你自发良心，将胸比肚，为甚的骋淫荡，恃骄奢，将人误！

唱：

（又指道）无耻的乌龟，自古道，我不淫人妻，人不淫我妇，你在明中夺人的妻子，焉知你的妻子，不在暗中被人夺去？别人的妻子，不肯为你失节，情愿投江而死。只怕你的妻子，没有这般烈性哩！劝伊家回首，回自把闺门顾。只怕你前去寻狼，后边失几。

万贯点头，高叫道：“骂得好，骂得好！这些关目，都是从前没有的，果然改的妙！”藐姑道：“既然顽石点头，我只得要住口了。如今抱了石头，自寻去路罢。”抱石回头，对楚玉云：“我那夫呵！你妻子不忘昔日之言，一心要嫁你，今日不能如愿，只得投江而死！你须要自家保重，不必思念奴家了。”说罢，遂跳下台去。

万贯见了，喊道：“快来捞人！”众人也喧闹起来。楚玉跑道台边，高叫道：“刘藐姑不是别人，是我谭楚玉的妻子。今日之死，不是误伤，是他有心死节了。这样水之中，料想打捞不着他。既做了烈妇，我也要做义夫了！”向水中叫道：“我那妻呀！你慢些去，等我一等！”说罢，遂也跳下水去了，要知端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钱万贯为色被打 县三衙巧讯得赃

这回书，紧接着谭楚玉与刘藐姑俱投水而死，众人齐惊喊道：“钱万贯倚势夺人妻子，逼死两命，我们先打他一顿，然后送官！”遂一哄而上，将钱万贯打了一个臭死。这正是扬扬得意的钱财主，忽而变为垂首丧气的矮胖官。其中一人道：“打的也够了，锁起他来罢。”再说刘绛仙在台上，一面向着水里哭，一面指着万贯骂。背后刘文卿骂绛仙道：“都是你这个娼妇，只因图人家的财礼，把我的女儿活活的逼死，我岂与你干休！”遂要拉着绛仙打。绛仙也要望着水里跳，俱被众人揽住，这且不提。

再说那众人牵着万贯道：“城里县官没在家，不如趁着三爷查牌甲未回，先在他手里告了罢。”万贯道：“列位大哥！”众人说：“我们素日叫你钱爷，你还不依，必定叫我们叫你钱老爷哩！你今日却叫我们大哥？”万贯道：“列位大爷，我和你素日无冤，往日无仇，为何这等替姓刘的出力呢？”众人说：“我们欠你的债，一日也不缓，一厘也不让。但少你一分半厘，就要将我们送官追比。且是动不动要装官与我们看，我今日却顾不的你这官了。”万贯道：“列位大爷，今日若放了我，不惟把你们从前的账目一笔勾消，从今以后，你们若用银子使的时节，但只要本，决不图利。庄乡以平等相称，再不敢有官民之分。就是今日，我也拿银子出来，每位敬银十两，就上我家取去。”其中数人论云：“他逼死的是姓刘的，与我们何干？今日若放了他，不惟目下得利，异日的好相见。”众人对万贯道：“方才你说的那些话，可是作的准的么？”万贯说：“岂有食言之理！”众人从着万贯到家，各取白银十两，遂一哄而散。万贯想道：“我这个模样，不惟家中旁人难见，就是我那结发的妻子，也是难见了！我从前要娶藐姑的时节，我妻柔氏再三阻我，我都不听。今日落得这个模样，岂不教他畅快么！左想无法，右想无门，不如也寻了无常罢！”又想道：“且住！我只顾惜这一时的廉耻，岂不失却这富厚的家资么？也罢，我且到在内书房中，再作道理。”且说刘绛仙与文卿在台上，吵闹了一回，被众人拉开。绛仙想道：“我的性子，只爱银子，不顾恩情。女儿不肯嫁人，活活的逼死。虽是我做娘的不是，也是钱万贯的晦气！顾不得甚么由情，也许他一诈。他若把这一千两银子不和我要了，我就与他于休。他若不允，我就写状子告他。前日卖女儿是为银子，今日告情人也是为银子。他若说我寡情，我就把古语二句念来作证，叫做：自家骨肉尚如此，何况区区陌路人！不免寻着他，方与他同去。”远望着地方来了，不免上前去问一声儿：“列位，莫非去出首人命么？”众人答云：“正是。”绛仙说：“这等有状子在此，烦众位与我同去。”再说，万贯自从众人放了他，只说从此无事。不料家僮急忙来报道：“老爷不好了！如今刘绛仙和地方又去告状哩！”万贯说：“现今可曾告了不曾？”家僮说：“方才上城中去了，此时想还在路上哩！”万贯遂拿了几封银子，急忙赶去。及至赶了二里有余，方才赶上。万贯一手扯着绛仙，一手拉着地方，道：“列位高亲贤表，快不要如此！都是我老钱的不是，最不该为色伤人。但自令爱如今已是死了，你就将我与他抵了命，也还有活了的么？且是你们不告我，我自有道理。这路上不是说话的地处，你随我到前边酒店里去。”三人遂一同到了一家店里，让地方与绛

仙坐下，道：“这是银子五十两，送地方大哥的，只求免动纸笔。”绛仙说：“你就不肯去报，我是一定要告的！”万贯道：“绛仙，绛仙，你就不念旧情，也看一千两银子面上，我不问你退就是了，你还告我做甚呢？”绛仙说：“你果然不问我退银子，我就不去告你。”万贯说：“你若不告我，不惟那一千两银子不要，如今还有银子五十两送你。”绛仙遂接过银子来，藏在怀里，对众人说：“钱爷素日是最好的，如今又给我这些银子，我们不用告他。从此散了罢。”万贯谢了谢众人，往外就走。谁知祸起不测，这些话，早已被人听去。

却说哪个三衙，原是一个吏员出身，做了八年巡检，才升了这三衙之职。一日想道：“本厅到任三年，地方上的财主不论大小，都曾扰过，我的吏才，也可谓极妙了。谁想来了一位堂尊，比我更强十倍。地方上有利的事，没有一件瞒得他。我们才要下手，不料那银子钱财，已到他靴筒里面了。如今城里的事，件件都是他自行，轮我不着。没奈何，只得借个题目，下乡走走。往年下乡，定要收几张状子。弄个钱使。不免将我的衙役叫来，与他商议商议。”正说之间，他的善办事的头来了。叫道：“王头，你们来到乡间，也该把放告状牌挂在口上，弄几张呈状出来；也好把票子差你。”王头道：“呈状到有，只怕被犯的势头大，老爷的衙门小，弄他的银子不来。”三衙说：“是件甚么事呢？”王头说：“这边有个钱乡宦，为强娶女旦的事，遇死两条人命。这岂是咱爷们敢当的事么？”三衙说：“是呢，我们断不敢揽这人命，这宗财不要想他罢。”王头说：“老爷这也不妨，老爷出张票子，小的们将他拿来。三堂两堂只管审，却不用给他定案。难道我们的衙门虽小，就是白进的么？多少也弄他几个钱使。等堂上老爷来了，给他呈到堂上，我们还弄两个干净钱哩！”三衙听道：“好，妙！就差你与他们去办办罢。”王头遂与二班的头目，各带索子一挂，竟往埠镇上来。

及至走到半途，远远望着一伙男女，悻悻而来，忽又转进酒店去了。

王头说：“那个矮的，恰像钱万贯。”李头说：“那个女的，就是刘绛仙。”王头说：“如此，是他们无疑了。我二人走向前去，先听他说些甚么，再作道理。”恰好那座酒店，坐南向北，外面两间门面，内边却有佩房，东西两邻，只有两邻东面却是一所空基。两个差人，就立在空基外面。钱万贯与刘绛仙、地方，又恰在东房说话。所以从头至末，二人无不得闻。及至内边刘绛仙许了不告他，外边李头暗对王头道：“他们和了，这状子告不成了。”王头说：“不妨，我们立在这边，等他们出来的时节，一把拿住，说他私和人命，锁去见爷。料想他状子也在身边，银子也在身边，有赃有据，不怕他不认。”李头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”所以万贯、绛仙一出酒店，就被二人锁住。及至一锁，万贯与地方惊道：“这是为何！”王头、李头喊道：“你们私和人命，还装不知道么？”万贯道：“我们并无此事，不要错拿了人！”王头说：“错与不错，自有着落。奉了官法拿人，不敢私自开索。”遂将三人带着就走。及至走了二里有余，王头对李头道：“你先去回话，自说我带人就到。”李头果急行，见了三衙道：“犯人拿到了。”三衙云：“这庄上又无刑具，又无法堂，如何审的呢？”王头：“不妨，这庄东首有三官庙一座，即着本庄地方，预备桌凳在彼，老爷也先在内坐定。等到了的时节，先问他一问，就知真假了。”三衙道：“妙，妙！”一面摧桌凳，一面就到庙中去。及至到了庙中，犯人已经带到。王头将犯人交付李头，先到庙内，附三衙耳边说道：“如此，如此。”三衙喜道：“妙绝！快些带进来。”王头带着万贯、绛仙、

地方，跪下禀道：“犯人当面。”三衙指着绛仙道：“你的女儿，怎么被人逼死，给我从实讲来。”绛仙道：“小的女儿，投水是实。原为母子之间，有几句口过，所以自寻短计，并不曾有人逼他。”又问地方道：“好大你一个地方，竟敢私和人命！叫衙役与我先打他二十。”地方告饶道：“小的一向守法，并不曾私和人命，这话是那里来的呢？”又指着万贯道：“这个站而不跪的，是谁呢？”万贯道：“原任县佐钱万贯，昨日在舍下相陪，难道今日就忘了么？”三衙道：“你不提还好，你提起，教本厅怒气复生！你把众人给我预备的下马席，当了你的情面，这也还可恕，你竟把众人敬我的银子，留下一半，这是何说？你只说我管你不着，今日怎的也犯在本厅手里来了呢？还不给我跪下！”万贯道：“若论官职，我还在你以上，为甚跪你？”三衙道：“岂不闻皇亲犯法，庶民同罪么？叫衙役与我将他按倒。”万贯遂跪道：“还求老父母少存体面。”三衙对众人道：“你们俱不承认，难道我就没法审你么？”毕竟三衙想出甚么法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东洋海宴公显圣 水晶宫夫妇回生

话说三衙将他们审了一堂，俱不肯呈招。正在愁闷之际，忽然想起王头耳边的密语，遂指着绛仙道：“我且问你：你有几个月身孕呢？”绛仙道：“小妇人没有身孕。”三衙说：“你既没有身孕，为何顶了这个大肚子？”三衙又指着地方道：“你也是有鼓胀病的么？”地方说：“小的没有。”三衙说：“既然没有鼓胀病，为甚么胸腹之间，觉得有些饱闷呢？你老爷虽则做官，却亦颇明医道。”叫皂隶：“快替他们脱去衣服，待老爷好与他们治病。”皂隶听说，即上前去解他们的衣服。他二人俱各按住不准。三衙怒道：“你这些狗男女，人也不识，见了我这样青天，还要弄鬼。莫说带在身边的脏，没有教你藏过的，就是吃下肚去的，也要用粪青灌下去，定要呕你的出来。”叫左右：“与我快搜！”一衙役跪道：“禀老爷，这妇人身边搜出状子一张，银子一封；地方身边也搜出状子一张，银子一封。”三衙道：“何如？我这三个访犯，拿得不错么。如今没的赖了，可从实讲来！”众人说：“人命是真，小的们不敢胡赖，情愿把两张状子，孝敬了老爷，只求给赏原银，待小的们领去。”三衙道：“你们也忒煞欺心，老爷不要你再拿出来，也够的紧了。连追出的脏，还要领会！”

这等叫左右，把那妇人捞起来！男子夹起来，问还有余脏，藏在那里？”地方与绛仙慌道：“不领，不领，一毫也不领！”三衙道：“这等押出讨保，只把钱万贯带进城去寄监，等堂上回来，好呈堂听审。”这且搁住不提。

再说那宴公神圣，原是权司水府的。一日升殿道：“我平浪侯分封水国，总理元阴，代天司振荡之权，御世有澄清之志。今日十月初三日，是小圣的诞日。天下庙宇，到了今日，定要祭奠演戏。圣知庙宇虽多，神灵总是一位。到了祭奠的时节，少不得要乘风取电，往各处享受一回。”于是带领判官神，从各处巡幸。及至到了埠镇行宫，里面看那供献神食，却也极其丰盛。正当饮乐之际，忽闻外面喊云：“土豪逼死人命，大家出来报官。”平浪侯传本庙土地问道：“那叫喊的，是甚么人？逼死人命，是真是假，你从直讲来。”土地禀道：“刘旦冰霜作操，谭生义烈为肠，曾将片语订鸾凰，不肯朱陈再讲。射虎挥金逼娶，两人矢节当场，似真似假最难防，忽地身投巨浪。”平浪侯闻道：“这等说来，是一对义夫节妇了。”

孤乃正直之神，见此贤人遇难，岂有不救之理！他处虽还有行宫庙宇，孤家一心要腾云回府。”叫：“神从们！随路搜捞，若遇男女尸首，即来通报。”不时间到了水晶宫，顺宵殿坐下。只见一水兵报道：“小的搜捞的有两口尸首，抱在一处的，想必就是了。”平浪侯道：“他两个相继而亡，如何又能在一处？这越发奇了！”分付判官：“快与我追魂取魄，赦他醒来，看是若何。”那判官用了些手段，两个死尸俱各复苏。见有宴公在上，遂叩谢道：“谢爷爷救命之恩！”平浪侯问道：“你两个从何日定婚，因何事寻死？俱从实说来，孤家好送你还阳。”藐姑、谭生遂将前事诉告了一遍。平浪侯道：“孤家有心送你还阳，保你夫妻团圆。但如今你的恩人未到，不免且在孤处暂住几时，你们意下若何？”楚玉二人叩谢道：“愿依钧旨。”平浪侯分付道：“紫宫以外，任谭楚玉游玩观览，不许少有拦阻；把刘藐姑送在宫内，与孤的老母相

见。到晚间时，孤家叫你二人拜谢天地，夫妻团圆。”楚玉、藐姑听了，俱各欢喜不胜，叩头而起。

楚玉游于宫外，见了些水兵水将、水宫水殿。那长剑将军，是虾体曲而成精；那八卦军师，是龟头老不能伸；那铁甲大王，是螺螺身带重壳；那双戟先锋，是蟹精同步横行。真个水旅盛似百万兵！

再说藐姑到了水宫，见圣母端坐琉璃官上，有仙女排列两旁，左边仙女拿的如意玉钩，右边仙女捧着丝帨金盆。藐姑上前叩首道：“小妇人参见圣母！”圣母问道：“你是那里人氏，缘何到此？与从实禀来！”藐姑又将前事诉告了一番。圣母道：“你夫妇两个竟是节义中人了。”叫仙女领他到各处游走游走，消此白昼，到晚间就要使他夫妻团圆了。于是藐姑随了仙女，往后就走，把那宴公的三宫六院，暖阁凉亭，俱各游了一遍。

用过午饭，到了日沉西山，兔升东海的时节，只听宴公吩咐道：“外边叫鼓乐伺候，将那二殿以内，三殿以外的东理房，就给他作了喜房罢。”又取绣花红绫女袄一身，猩猩花红裙一件，与藐姑穿了。楚玉也换了一身天蓝满花新衫，带了一顶贡缎元口方巾。及至齐备，宴公与圣母俱各到三殿以外，教两个侍女，扶着藐姑与楚玉拜天地。楚玉与藐姑又谢了圣母、宴公。宴公道：“挑灯笼二对，送新人入洞房。”四个侍女，前边打的是料丝琉璃宫灯一对，后边打的是珊瑚垂穗宫灯一对，及至藐姑、楚玉进了洞房，侍女就出门引着宴公、圣母回宫去了。

却说楚玉与藐姑进东房，看道上面列着玻璃帟屏一架，中间画着文王手持玉环，端坐凉亭以上，旁边画的是文王百子图，武王侍立文王左首。

其余也有乘船采莲的，也有骑马射箭的；也有三五成群的，也有抱在嫔妃怀中的。楼阁相接，山水相连，数来数去，恰是一百个小人。下边放着条几一张，两头列着红绉纱高照一对，内边银烛辉煌。往北一看，两间相通，往南一看，却是铁里木打就的一间断间。楚玉与藐姑进去，见南边列着鱼骨砌就八棱床一张，床上挂的是红绢帐子一付。及至挂起帐子，见上有团龙锦被二件，被上又有绣花墨绿缎褥二件，旁搁退光金漆顶子枕头两个，一头是做就的麒麟送子，一头做就的金玉满堂。床前上又有八棱杌子一对，前檐却是金椽开窗一个，窗下放着岱里石琴桌一张，桌上列着销金烛台一对，上边点着鱼油红烛二支。二人观罢屋里的铺设，复转身到了北间。见前檐也有玳瑁罗汉床一张，上面铺设俱全。楚玉指着向藐姑道：“这是何说？”藐姑道：“虽是如此，我们今宵岂还有异床之理么？”他二人说罢，复回到南间里面，藐姑坐在床边，楚玉坐在杌上。楚玉向藐姑道：“此时、此事，是耶、梦耶！岂犹夫人闻耶！”藐姑尚未及答，只见有十五六岁的仙女一个，左手持着银壶一把，右手拿着珊瑚酒杯两个，进来向藐姑、楚玉道：“这是圣母叫我送来的合卺酒，祈相公、小姐多饮几杯。”遂斟一杯送于藐姑，又斟一杯送于楚玉。斟罢，执壶倚门而立。

须臾之间，酒过三巡，侍女遂执壶而去。楚玉对藐姑道：“天已夜半，我们关门就寝罢。”门尚未关，只见两个侍女来，道：“奉圣母之命，叫我们来侍奉你二位新人哩！”楚玉道：“不敢奉烦，还是回宫去睡罢。”二侍女云：“宫里禁门已关，我们欲回也不能了。此间已有我们的床铺，若不用我们，我们就先在此睡罢。”说完，就在北间去睡了。

楚玉关上外门，又对上了内门，上前搂着藐姑道：“今日是梦，我们就在梦里相会；今日是真，我们就真真相逢，不知你还有何说之辞呢？”藐姑

道：“我从前与你学戏时，曾要为云为雨，又被小丑惊散。以后虽是夫妻常叫，却未能骨肉相贴。事至如今，自是不敢推辞的了。”两个遂各解衣宽带，露出那如玉如锦的一对身体。楚玉止住藐姑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不必过急。我有赠鳏夫娶寡妇的对联一付，念来与妇人听，不知与吾二人相合否？”藐姑道：“愿闻。”楚玉念道：

洞房内一对新人，
牙床上两般旧货。

藐姑道：“此联不惟不相合，以奴看来，还是大相反哩！我和你相处已久，如可算得是新人？他两个虽是相知，未曾侑面，如何算的是旧货？一丝也不切！奴家也有对联一付，不知相公愿闻否？”楚玉道：“敬领教。”藐姑笑道：

洞房内一对旧人。
牙床上两般新货。

楚玉笑道：“这是鄙人腹内故物，如何到了夫人肚内呢！”藐姑低声向楚玉云：“相公腹内的故物，从今以后恐怕不能不到奴家肚内了。”说罢，遂将被窝铺开，颠鸾倒凤起来了。这且不提。

却说那两个侍女，虽未及髻，此事颇晓。及至听到热闹中间，他两也并到一头道：“我们若有一个男的，今日之乐，就不让他们独擅了。有心进去，与他分甘，又恐怕徒落伤脸。不如将妹妹当个男子，我两人做一番假的罢！”那个说：“也只好如此。”他两个也遂装出那般模样，直弄到他屋里的云收雨止，他两个方才住手。

及至到了次日，藐姑梳妆完备，随侍女上内请安去了，楚玉只在外闲游。早兴晚宿；将及半月。一日，宴公对楚玉道：“你的恩人，不日就要到了。”未知恩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山大王被火兵败 募兵备挂印归田

却说西川人氏，由进士出身，历官吏职谏垣，外补漳南兵宪之职，双姓慕容，名仆，字石公。有才不屈，无欲无刚，半世迂儒，屡犯士林之忌。十所微吏，频生海上之波。一日，与他夫人商议道：“屡疏乞骸未蒙见允，今日从野外练兵而回，闻得山沟有警，不日就要用兵了。”叫院子：“取令箭一枝，传与中军，叫他点齐人马，备办行粮，本道即时调发。我的谋略，如今要展布出来了。”夫人道：“请相公说来，待奴家参此未议。”

石公道：“行兵大事，岂可谋之妇人！况且机谋重情，虽是妻子面前，也泄漏不得，你不必问也罢了！”夫人道：“也说得是，这等别样事不敢多口，只是行兵之事，最忌杀戮，奉劝相公，只可保全地方，护全生命，积些阴德罢了。那焚巢捣穴之事，不但自家冒险，损伤的性命也多，不若留些余地罢！”遂赠诗一首。

诗曰：

行兵事事有先筹，慷慨临戎自不忧。

非是热中来媚主，纓冠祇为挂冠谋。

石公遂辞了夫人，即日起兵，行不三日，已与贼营相近，遂扎下营栅，相候再说。

那个山贼虽生在深山之中，却也甚是凶勇。前人有赞曰：

状类天魔性类熊，拔山膂力少人同。

休言蠢类无长技，猿臂从来善引弓。

一日，山大王坐在帐中，自夸其能道：“孤家赋性怪异，秉性狰狞。生于虎豹丛中，长在狐狸队里。茹毛饮血，今人窃太古之风。枕石眠云，山鬼享神仙之福。孤家少无父母，不知生自何人。只听得乳养的老妪说，俺未生之先，这深山里面，出了一个异人，不但有伏虎降魔之术，又惯与牲畜交欢。忽然一日，只见深林里面，有个带血的孩子，就是孤家。生得十分怪异，这等老妪知道是异人之子，猛兽所生，将来必定有些好处，就抱回来抚养。及至长大之后，官骸举动，件件都带些兽形。遇了豺狼虎豹，就像至亲骨肉一般。不但不言俺，都有个顾盼温存之意。闻得数十年前，曾有几句童谣道：

人面兽心，世界荆榛。

人心兽面，太平立见。

这几句谣言，分明应在俺的身上。故此，就在万山之中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训养二十余年，方才成了气候。孤家生在山中，就把山子做了国号。上应天心，下从人愿，暂就大王之位，徐图天子之尊，一向要举兵出山。只因有个司道官儿，复姓慕容，精通武略，终日里练兵聚饷，虽不知他实际若何，却使俺这赫赫的军威，也被他名声听夺。近来闻得他的宦兴渐衰，归心颇急，所以来此举事，好逼此老辞官，省得他犹豫不果。只是一件，从来兵法贵奇，若只靠几个兵丁，那里成得大事！喜得孤家原是兽类，平日蓄有几队奇兵，都是山间的猛兽，把他做了先锋，杀上前去，还怕谁来拦挡！闻得慕老儿已到军前，不免叫将校吹起号来，好待那虎、熊、犀、象四队兽兵，先去开路便了。”

再说那石公，次日升帐，吩咐道：“闻得贼头是个异类，性子驽悍异常，所用的先锋，都是猛兽，想来只可智擒，料难力取。我闻败兽之法，莫妙于火攻。你们在总路头了，掘下深坑，埋下地雷、飞焰，使他踏地机动，

地雷自响。一响之后，弥天遍野，都是火星，毛虫遇火，浑身都着。烧得他疼痛，自然反奔，你们伏在要害之处。听见炮响，合兵追斩，待得胜之后，再议搜山。都要小心奉行，不得违吾军令！”众人遂各领命去讫。及至次日，到了对垒的时节，川大王的前队恰好踏着机关，机动炮响，将那些兽兵烧的毛净肉烂。山大王见势不好，遂收兵回山去了。

话说石公闻得贼兵大败，遂吩咐众将道：“本该乘胜收山，只是屡战之后，马倦人疲，恐怕有些挫折。记得临行时节，夫人再三叮咛，只劝我保全生命，如今也杀得够了，就留些余地罢。”遂亦班师而归。

及至回到衙内，闻得许告病的旨意已下，喜得面带笑容，遂口道一绝：

“凤诏颁奉许迓身，劳臣今喜作闲人。

凭今莫说成功事，最怕恩纶下紫宸。

我慕容介，前日出奇遇贼，侥幸成功。又喜得未曾出师以前，蒙朝廷准了病疏，容我回籍调理。我想这个旨意，亏得在捷书未到之先。若是圣上见了捷书，知道这悉功绩，方且慰留不暇，岂肯放假还乡？我如今若不早行，只怕又有别事下来，就脱身不得了。快请夫人出来商议，就此起身方好。”夫人出来道：“纶旨既下，就该速速抽身，为甚么还要迟疑观望呢！”石公道：“不是我迟疑观望，只因有心辞官，要辞个断绝，不要辞了官头，又留个官尾。待我回去的时节，这蓑衣箬笠才穿得身上，那纱帽圆领又要争起坐位来，就使不得了。”夫人道：“依你意思，要怎么样呢？”石公道：“依我看来，皇上见了捷书，一定要起我复任。我若回到本乡，那些父母公祖，如何放得我过！一定要催促起身，不如丢了故乡，驾着一时扁舟，随风逐水而去，到了那深水万山之处，构几间茅屋，住在中间，消受些松风萝月，享用些藿食菰羹，终你我的天年方好。”夫人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叫院子过来：“你先取十两银子，到境外去等候。买下一只小小的渔船，备下一副蓑衣、箬笠，一到就要用的。”院子遂果照样置办妥当去了。石公与夫人遂将软细物件，收拾收拾，将印锡悬在公堂以上，坐了两顶二人小轿，竟到郊外来了。

及到了湖边，果见有小船一只，蓑笠俱备。石公就上了船，换上了蓑衣笠帽；夫人也换了缟衣布裙，对院子道：“我如今替你改了名子，不叫院子，叫做渔童了。渔童快些开船。”及至行了数里，石公对夫人道：“这顶纱帽，如今用不着了，待我做篇祭文，祭他一祭，然后付之流水。”遂口道数句，将纱帽拿在手中，一掷而去。夫人道：“你的纱帽既然付之东流，我这顶凤冠也要随去做伴了！”遂也值之水中。石公道：“取钓竿来，待我发一个利市！”渔童遂将钓竿递于石公。石公道：“老天！若还慕容介保得无荣无辱，稳做一世渔翁，待我放下钩去，就钓起一个鱼来！”渔童道：“我买得一副罾在这里，也和我老婆张他起来。”渔童道：“老天！我夫妻两个，还不曾生子，若还有后，保佑下去就罾起一个鱼来！”未知他二人钓上网内，果得何物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慕渔翁主仆聚乐 刘藐姑夫妻回生

话说石公主仆二人，一个手持钓竿，一个于挽搬罾，皆有得鱼之想。

石公将竿跳起，果得一尾大鱼，及至取来看，道：“原是一个鲈鱼！昔人思莼鲈而归隐，鲈鱼乃隐逸之兆，这等看来我和你一世安闲了。”渔童也将罾儿搬起，他老婆子上前看道：“鱼倒没有，罾起一个鳖来！”渔童道：“这网鱼之有无，是我夫妻的子嗣所关。今罾起一个鳖来，这采头欠好！”其妻李氏云：“这正是得子之兆，怎说不好呢？”渔童说：“怎见得？”李氏说：“天公老爷也知你无用，教导你，若要生儿，除非与此物一样。

不然，我只靠你一个，如何生得儿子出来！”两个遂一笑而散。

却说石公自从得了这鱼，心中不胜欢喜，对他夫人道：“从来第一流人，不但姓名不传，连别号也没有，所以书籍上面载无名氏者甚多。我如今只在慕字下面去上几画，改姓为莫，有人呼唤，只叫莫渔翁便了。夫人也要更改过，从今以后不得再唤夫人，只叫娘子罢。风儿顺了，叫渔童挂起帆来，待我烧壶酒儿，烹此鱼为肴，享用他一回。”叫道：“娘子我和你神仙两位，就从今日做起了。”及至行了二日，娘子道：“相公你看一路行来，山青水绿，鸟语花香，真好风景。”叫渔童：“问那岸上的人，这是甚么地方了？”渔童下船问了地名，回覆莫翁道：“这是严陵地方，去七里溪，只有十里之遥。”莫翁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严子陵的钓台就在前面，不如就在此处盖几间茅屋栖身罢。”遂拿了二十两银子，走到岸上，买了现成一所房子，坐北向南，北边是座大山，东边紧靠大溪，只有两房两间，北房四间。莫翁道：“夫妻住在上房，渔童夫妻住在西房，编竹为墙，拥棘为门。”他四人遂将船上物件收拾下来，安置停当，仍将渔船牵在溪边柳树以上。不时的莫翁坐去钓鱼，又买了临溪间田数亩，一半为田，一半为园，钓鱼之暇，与渔童亲往耕种。

及至过了几日，渔童清晨起来，对其妻道：“今日天气清明，你在家里面暖着酒，我去溪边去下罾，等你暖热了的时，好叫我来吃。”说罢，遂带了全副的家伙，到了溪边树阴以下，将网收拾停当，下在水里。方要找个坐儿去坐，闻得他妻隔篱叫道：“酒热了，快来吃了去！”渔童遂跑将进来，饮了十数杯，说道：“这一会，想有了鱼了，我会收网罢。”及至到了溪边，将绳一拉，觉得有些沉重。心中想道：“必定有大鱼在网里！”用力一搬，仍然搬不动。叫道：“老婆子快来！”他妻听见道：

酒后兴儿正浓，闻呼不肯装聋。

去到溪边作乐，画幅山水春宫。

来到溪边说：“你为何叫我，莫非酒兴发作么？”渔童说：“你也太好事，夜间才做了这个营生，怎么又想这事呢？”他婆子说：“不是这事，你叫我做甚呢？”渔童道：“快来帮我起罾！”两个遂用力搬起。渔童道：“妙！

妙！妙！罾着这个大鱼，竟有担把多重，和你抬上岸去，看是个甚么鱼，遂将网拉的近岸，两个抬到岸上。渔童看道：“原来一对比目鱼！”他老婆也低头一看，道：“噫！两个并在一处，正好作那件事哩！你看他头儿并摇，尾儿同摆，在我们面前，还要卖弄风流。幸而奴家不是好事的人，若是好事的人，见了他，不知怎么眼热哩！”渔童道：“不要多讲，这一种鱼，也是难

得见面的。我和你把蓑衣盖了，你去请夫人，我去请老爷同出来看看。”两个遂进去，对莫翁夫妇说知此事。莫翁夫妇，就随了他二人来到溪边。渔童将蓑衣一揭，大惊道：“方才明明是一对比目鱼，怎么变做两个尸首？又是一男一女，搂在一处的，莫口怎么有这等奇事！快取热汤来，灌他一灌。”李氏跑到家里，取了些热汤来，与他两个一家灌了些下去。渔童低头看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眼睛都开了！”说话之间，楚玉、藐姑立起来道：“你们是甚么人？这是甚么所在？我两个跳在水里，为甚么又到岸上来？”莫翁听说：“你们两口是何等之人？为何死在一处，细细说来！”楚玉答道：“我们两口都是做戏的人，为半路逢奸，慈亲强逼，故至于此。”莫翁道：“这等说来，是一对义夫节妇了，可敬可敬！”莫娘子问道：“你两个既然先后赴水，就该死在两处，为甚的两副尊躯，合而为一？”这也罢了，方才噀起的时节，分明是两个大鱼，忽然半时间又变做人形，难道你夫妻两口，有神仙法术的么？”藐姑道：“我死的时节，未必等得着他，他死的时节，也未必寻得着我。不知为甚么缘故，忽然抱在一处，又不知为甚缘故，竟像这两个身子原在水中养大的一般，悠悠洋洋，绝无沉溺之苦。不知几时入网，几时上岸，到了此时竟似大梦初醒，连投水的光景，却在依稀恍惚之间，竟不像我们的实事了！”又对楚玉道：“这等看来，一定又是宴公的手段了，我们两个须要望空拜谢。”遂望空叩首而起道：“老翁二位请上，待愚夫妇拜谢活命之恩。”莫翁扶住道：“这番功劳，倒与老夫无涉，是小价夫妇噀着的。”楚玉道：“这等也要拜谢！”莫翁道：“取我的衣服与他二位换了，一面煮酒烹鱼，又当压惊，又当贺喜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楚玉道：“活命之恩尚且感激不尽，怎么又好取扰。”莫翁道：“这有何妨，未知你二人曾完配否？”楚玉与藐姑想道：“若将水中的事情说出，不惟旁人不信，就我二人也觉荒唐无凭。”遂对莫翁道：“虽有此心还不曾完配。”莫翁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待我拣个吉日，就在此处替你二位完婚，在茅舍暂住几时若何？”楚玉、藐姑遂到了莫翁家中，换了衣服，用了饮食。莫翁遂将自己的住室，夹开了两间，给他两个做了喜房，就于晚间给他成亲。这且不提。

再说那庄村上，闻的此事，一双男女老幼无不来看。莫翁就将今晚成亲的事，也告诉了一遍。众人俱说：“我这去处，有这等奇事，凡我庄乡理宜送礼来贺。但乡间所事不便，不如各献所有罢。”莫翁道：“如此最好！”未知庄乡果拿何物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贺婚姻四友劝酒 谐琴瑟二次合卺

却说到了晚上，庄西头有一个五十四五岁的樵叟，中间有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农，比邻有一个四十余岁的老圃，各出所有道：“我们三个与新到的莫渔翁，结为山村四友，最相契厚。闻得他备了花烛，替谭生夫妇成亲，我们各带分资，前来贺喜。借此为名，好博一场大醉。来此已是，莫大哥在家么？”莫翁开门道：“正要奉邀三位，来得恰好。”众人道：“闻得你替谭生成亲，我们特来奉贺。”人道：“小弟砍柴的人，谨具松柴一束，权当分资。”农夫道：“小弟是种田的人，没有别样，谨具薄酒一壶，权当分资。”圃夫道：“小

弟是灌园的，谨具芹菜一束，正合野人献芹之意，权当贺礼。”莫翁道：“小弟做主人，怎么好扰列位，既然如此，只得收下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成亲的事，定要热闹些才好。乡间没有吹手，不免把我们赛社的锣鼓拿来，大家敲将起来，也当得吹手过。只是这个候相没有，不免将牧童叫来，问他能否？”樵夫辞了众人，去取锣鼓，兼叫牧童。

转盼间，牧童合着锣，樵夫提着鼓，从外鸣锣击鼓而来。牧童道：“我是学过戏的，唱班赞礼之事，是我花面的本等，快请新郎出来！”莫翁对楚玉道：“这几位敝友，是我同村合住的人，特来相助。”楚玉道：“时辰尚早。”莫翁道：“趁着众人在这，完了好事罢。”莫娘子陪出藐姑来，道：“新人来了！”众人遂拥着谭郎与藐姑，同拜了四拜，谭生又谢了莫翁与众人。众人道：“谭郎娶得这样一个佳人，我们定要奉敬二人一杯。”楚玉道：“小弟尊命，贱室是不饮酒的。”牧童说：“我有一个法儿，不怕他不饮。”众人道：“甚么法呢？”牧童道：“每人奉敬一杯，他要不饮的时节，我们就将谭先生尽打，必等他饮了方才住手，料他没有不痛他的！你们说这个法儿好不好？”众人说：“妙极！”樵人说：“我先奉敬一杯！”遂酌满满一杯酒儿，放在藐姑面前，藐姑笑而不饮。樵夫拉着楚玉的左手，道：“我不动手，令妇人是不吃的，待我打起你来！”遂在楚玉肩臂上，认真打了两拳。楚玉叫道：“疼的紧，娘子快吃了罢！”圃夫、农夫、牧童俱见如此，藐姑让吃了数杯。莫翁道：“酒已够了，将新人送入洞房罢。”莫娘子与藐姑遂都进去了，楚玉与众人又同饮了一回。众人说：“天不早了，我们散罢，别落新人们埋怨。”遂各大笑而去！

楚玉到了房内，见莫娘子与藐姑还在那里说话，莫娘子见楚玉来了，遂也抽身而去。楚玉将门闭了，向藐姑道：“今日之事，未知又是梦中否？”藐姑道：“今日较视从前，大不相同，想是不是梦中了。”两个遂解衣就寝，楚玉以手去摩他的那话，宛然豆蔻谨含，瓜未曾破。低声向藐姑道：“以此看来，乃知前日成亲之事，只是神交，并未形遇了。”说罢，遂将藐姑的金莲高擎，藐姑也就以手导其先路，这种情趣又在不言之表了。事毕睡去，直到次日红日高升，尚未醒来。渔童对他妻李氏道：“昨日搬起他来的时节，明明是对鱼，忽然变作两个人！倘然这一夜之内明明是两个人，仍然又变为一对鱼，这事就越发奇了。我是个男人，有些不便，你去到窗棂间，看他一看。”李氏遂到了窗户底下，用舌将窗纸润开，看了一回来道：“虽未变成鱼，如今却又是两首相并，两口相对，竟成了一对比目人了！”说罢，遂大笑了一回。

楚玉与藐姑亦惊悸而起，到了莫翁屋内，感谢不尽。莫翁道：“我看你姿容秀美，气度轩昂，料不是寻常人物，何不乘此妙年，前去应举呢？”楚玉道：“我少年间，也曾悬梁刺股，其如丧敝囊空何。”莫翁道：“这等不难，老夫虽是钓鱼的人，倒还有些进益。除沽酒易粟之外，每日定有几个余钱，兄若肯回去应试，这些资斧都出在老夫身上。”楚玉道：“若是如此，是前恩未报，又蒙厚恩了！”莫翁道：“这也不妨，但自今已近期，不同就起程方好。”楚玉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老公若肯帮助，小生今日就起程了。”莫翁道：“所关甚大，不便久留，我就给你将行李收拾停当，你与令夫人商量商量，好送你二位起身。”楚玉遂到屋里，与藐姑说知，又来到这边道：“二位恩人请上，待愚夫妇拜辞。”莫翁道：“不敢，俺们也有一拜。”四人遂各拜了四拜。莫翁道：“渔童挑了行李，送谭官人一程。”楚玉再三推辞道：“多蒙救命之恩，

已经感激不浅，何敢又劳远送。”渔童道：“这个何妨。”遂挑起行李前行，楚玉夫妇相随，竟往京城而去。要知后事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谭楚玉衣锦还乡 刘绛仙船头认女

却说楚玉与藐姑到了就城，乡会两试，俱登高魁。只因有衔无职，所以将近一载，尚在京都。一日，楚玉笑容满面，得意而归。藐姑道：“想是相公恭喜了！不知你授何官职，选在甚么地方，何日起程，可与奴家同去否？”楚玉道：“叨授司李，选在汀洲，明日就要起程。我和你死在水中，尚且不肯相离，岂有上任为官不带你同行之理么！”藐姑道：“我不为别的，要别上任的时节，同你去谢一谢恩人，不知可是顺路么？”楚玉道：“就使不是顺路，也要迂道而行。”藐姑道：“我和你这段姻缘，为做戏而起，以戏始之，还该以戏终之。此番去祭奠公，也该奏一本神戏。

只怕乡村地面上，叫不出子弟来，却怎么处呢？况这十月初三日，又是宴公的诞日。此时已是九月，路途遥远，只是赶不及了。且到那边再作区处，或者晏公有灵，留住了戏子，等我们去还愿，也不可不知。”楚玉道：“少不得差人去打前站，叫他先到那边料理还愿之事。再写一封喜信，寄与莫渔翁，使他预先知道也好。”遂写书吩咐院子，如此，如此。

院子遂持书而往，早行夜宿，已到严陵地方。问着七里溪，敲莫翁的门道：“我是谭老爷家人，差来下书的。”莫翁开门道：“是那个谭老爷呢？”院子道：“是去年被难到此，蒙你相救的人。如今得中高科，选了汀州司李，不日从此经过，要来拜谢恩人，叫我来下书的。”莫翁道：“在下即姓莫，如此请里面坐下。”院子与莫翁叩头，起来道：“前途有事，不敢久留，即此告别了。”莫翁送了院子，回来对夫人道：“娘子，谭生的功名已到手了，赴任汀州，从此经过。先着人来下书，他随后就到了。”娘子说：“叫人可喜！他既然选在汀州，就是我们的田治了。你有心做个好人，索性该扶持他到底，把那边的土俗民情，衙门利弊，对他细说一番。叫他也做一个好官，岂不是件美事！”莫翁道：“如此就要露出行藏来了。”又想到：“也罢，我自有个道理。”遂作诗以见意。

诗曰：

自笑痴肠孰与同，助人成事不居功。

一般也有沽名具，耻向名场作钓翁。

这且不提。

再说那楚玉夫妇，一路行来，已到严陵地界。楚玉在船上戏藐姑道：“前面山坡之上，有两个人影，只怕就是莫公夫妇，也未可知。”及至到了跟前，莫翁看见楚玉，早在船头站立。遂高声道：“那不是谭老爷么？”楚玉道：“那不是莫恩人么？”泊岸下船。莫翁道：“溪边路湿，不便行礼，请到荒居相见。”楚玉夫妇遂跟莫翁夫妇到了里面，望上就拜。莫翁扶住道：“高中巍科，两番大喜，都一齐拜贺了罢。”遂一同拜了四拜。

又请渔童夫妇，谢了打捞之恩。楚玉道：“念小生初登仕籍，未有余钱，口【车酋】仪先致鄙意。图报尚容他日，取上宜过来。”莫翁道：“由居寒俭，

不曾备得贺仪，怎么倒承厚赐！别无可敬，必住寒舍暂留一日，明日就不敢相强了。”楚玉叫院子取下行李，就在莫翁处过宿。次日，莫翁向娘子道：“昨日的事情，可做妥了？”娘子点头示意，楚玉道：“有言在先，小生略有寸进，与二位同享荣华。如今我们上任，要接你们去了，千万莫要推辞！”莫翁道：“多谢盛情，念我二人，是闲散惯了的人，这是断不敢领的。”楚玉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再图后报。”遂辞别上船而去。

却说那前站先到了埠镇上，问道：“这边可有戏么？”其一人道：“这晏公的诞日，原是十月初三，只因被大雨数日耽搁了，如今改在十一月初三，方才替他补祝。如今那些优人，都现在这里，名为玉笋班。不知尊客问他作甚么呢？”院子道：“我家老爷从此经过，有晏公愿戏一台，要来为戏。个知这玉笋班中的人物若何？”那人道：“这班从前一生一旦，都投水死了。现今做正生的就是当初做旦的母亲，叫做刘绛仙，是正旦改的。

那做旦的妇人，是别处凑来的角色，如今生旦俱是女的了。”院子道：“不知今年庙中会首是谁？”那人道：“就是在下。”院子道：“原来如此。

有一锭银子，烦尊贺拿去做定钱，说老爷明日就到，一到就要做的，这桩事在你尊贺身上。我如今赶上船去，回复老爷一声。”及至到了船上，对谭爷说知此事，楚玉喜道：“妙极，妙极！这一定又是晏公的手段了。”藐姑道：“只是一件，我母亲既在这边，如今一到就要请来相见了。难道相见之后，还好叫他做戏不成！”楚玉道：“我们到时且瞒着众人，不要出头露面，直等做完之后，说出情由，然后请他相见罢了。”藐姑道：“说得有理。既然如此，连祭奠晏公都不消上岸，只在舟中遥拜罢。”及至次日到了，见那戏台仍是搭在水里。楚玉即叫将船湾在台子西面。

吩咐道：“对戏上说，不做全本，止演零出。开剧要做王十朋祭江，完了之后，再拿戏单来点。”院子遂吩咐下去。藐姑道：“怎么点这一出？”楚玉道：“如今正生是你令堂，你当初为做荆钗，方才投水。今日将荆钗试他，且看做到其间，可有伤感你的意思否？”说话之间，台上参神已毕，见绛仙扮王十朋上。唱道：一从科第凤鸾飞，被奸谋，有书空寄，毕萱堂无祸危。痛兰房，受岑寂，捱不过，凌逼身，沉在浪涛里！

白：

禀上母亲：“你是高年之人，受不得眼泪，请在后面少坐，等孩儿代祭罢。”斟酒向江道：“我那妻呵！你当初在此投江，我今日还在此祭奠，料想灵魂不远，只在依稀恍惚之间。丈夫在此奠酒，求你用一杯儿。

唱：

呀，早知道这般样拆散呵，谁待要赴春闱？便做腰金衣紫待何如！

端的是，不如布衣倒不如布衣，则落得低声啼哭，自伤悲！

唱罢，一面化纸，一面高叫道：“我那藐姑的儿呵！做娘的烧钱与你，你快来领了去。”遂号啕痛哭起来。台内高叫道：“祭的是钱玉莲，为甚么哭起藐姑来！”绛仙收泪道：“呀！睹物伤情，不觉想到亡儿身上，是我哭错了。”藐姑在船上，揭起帘子高叫道：“母亲起来，你孩儿并不曾死，如今现在这边。”绛仙立起，望船上一看道：“不好了！两个阴鬼都出现了。你们快来，我只得要回避了。”台内人一齐都出来，看了一看道：“活人见鬼，不是好事，大家散了罢！”船上院子高叫道：“你们不要乱动，船里坐的不是鬼，就是谭老爷夫人的原身。与初被人捞救，并不曾死，如今得中高魁，从此上任。你们不信，近前来看就是了。”台上道：“不信有这样奇事！叫人快搭扶手，待

我们上岸去看。”及至到了船上，看道：“呀！果然是原身！不消惊怕了，一同出去相见。”绛仙、文卿见了道：“谭生、大姐，你们果然不曾死？竟戴了真纱帽，顶着真凤冠了！”藐姑道：“爹娘请坐，容孩儿拜谢养育之恩！”楚玉道：“养育之恩不消谢，那活命之恩到要谢谢的。”文卿与绛仙道：“惭愧，惭愧！”绛仙道：“我儿，你把那下水之后，被人捞救的事情，细细讲来。”藐姑道：“这些原委，须得一本戏文的工夫，才说得尽，少刻下船，和你细讲罢。只是一件，女婿做了官，你不便做戏了，快些散班，同我们一齐上任去罢。”文爷说：“去倒要去，只是这两副子脸没有放处！”众人道：“不妨，戏箱里面，现成鬼脸，每人带着一个，叫做牛头丈人，鬼脸丈母就是了！”楚玉道：“不要取笑，未知那钱万贯怎么样了？”众人道：“只因为你，把一分无数的家资，化了个干干净净，方免了死罪！如今充军出去了。”楚玉道：“这个是理当！”话犹未了，只见来接新官的衙役来报道：“禀老爷，不好了！地方上生出事来了。”毕竟所生何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谭楚玉斩寇立功 莫渔翁山村获罪

话说谭老爷闻得差人来报，究地方有何事情，遂叫众人退后，问差人道：“地方果有何事，给我细细说来。”差人道：“山贼破了汀州，十分猖厥。还喜得不据城池，单抢金帛子女，如今又到别处去了。”谭爷听了，惊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竟是一块险地了！下官既受国恩，就是粉骨碎身，也辞不得了。只是地方多事，不便携眷。差人，你们先去，我不日就要到任了。”差人遂叩头而去。楚玉向藐姑道：“夫人，你且在莫渔翁家暂住几日，等地方宁静之后，我差人来接你。”藐姑遂将行李分开，只见行囊里面，有字一封，上写“平浪侯封”四字。楚玉拆开一看，竟是一本须知册，把汀州一府的民情利弊，与贼营里面虚实的悄由，注的明明白白。叫我一到地方，依了册文做去，不但身名无恙，还有不次之升，这等说起来，晏公的意思，竟要扶持到底了：“夫人，我你快些拜谢！”楚玉对绛仙道：“不便来接，要去自去罢。”即就告别。绛仙听了，也自觉无味，这且不提。

再说楚玉自从到任以后，一举一动，俱照册文行事。所以未及一月，歌声载道，民心欢悦。一日想道：“下官到任以来，喜得员安吏职，官有余闲。只是山贼未除，到底不能安枕。前日蒙晏公显圣，把治民御盗之略，造成册子见遗，我把治民之事，验他御盗之方。谁想一字不差，前功如此，后效可知。所以往各处申详，力任征剿之事。蒙上台批下详文，把各路兵马钱粮，都属我一人提调。又虑官卑职小，弹压不来，因俺未到之先，有个慕容兵道，在阵上降贼去了。就委俺暂署此职，以便行兵。若能灭贼成功，即以此官题授。今乃出师吉日，不免把随征将校号令一番。”遂齐集众将，吩咐道：“本道今日用兵，不比前人轻举，智图必胜，虑出万全。

料想那几个小贼，不够本道诛夷。只是一件，要防他战败之后，依旧入山。

到了巢穴之中，再去剿除，就费力了。左营将校，领一枝人马，守住入山的要路，使他无门可入；右营将校，带一枝人马，先入山中焚毁他的巢穴，

使他无家可归。斩将擒王，就在此一举了！小心用命，不可有违！”众人遂各领命而去。楚玉也自领全军杀将前去。及至两不相对，真个人强马壮，一以当百。杀得那些山贼，抱头而窜。及至到了山前，又见满山火起，山大王知是被人焚了巢穴，就拨马从小路而奔。谁知小路也有埋伏，一鼓之间，将山大王活擒过来。楚玉吩咐，就此奏凯收兵。

及至归到衙门，赏劳众将已毕。查点贼寇，八个都有，惟少投降的那个叛贼慕容兵备道。楚玉道：“待我移会各衙门，画影图形，定要拿住此贼，然后献俘。你们众将之中，有能密访潜拿，解到军前者，就算首功，另加升赏。”内有一将道：“小将有个朋友，前日从浙江回来，说在山中遇见一人，分明是他的模样。求大人赏宪牌一纸，待小将扮做捕人，前去缉获。若果是他，只消协同地方拿来就是了。”楚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有宪牌在此，就委你前去。”那人拿了宪牌，遂同手下一人办就捕役。行了三日，已到严陵地方，牌将对那人道：“来此已是，大家都要小心。”那人道：“那边松树底下有个睡觉的，不免去唤他醒来，预先问个消息，再讲。”二人遂到松树底下，看道：“这就是他了，快取家伙出来！”叫道：“慕容老爷，快醒来！”石公起来道：“我是个深山野人，并无相谢，与诸公绝不谋面，不要错认了。”牌将道：“不错不错，你原任漳南巡道，我是你标下的将官，岂有认错之理。快不要推辞，随我到原任地方去。”石公道：“你们既然认得我，也不必遮瞒了。只是出山一事，我是断断不从的。烦你去回复本官，放过了我罢。”牌将道：“快些下手！”遂将索子与他带了。

石公大惊道：“这是甚么缘故？就要我去，岂有用官法拘拿之理！是那个官儿差你来的？”牌将道：“奉汀州谭老爷的军令，特来拿你，有宪牌在此，你自己看来。”石公道：“呀！果然是他的。我对你讲，你那本官，与我最相契厚。他未遇之先，夫妻两口的性命，都是我救活的。为甚么恩将仇报，竟把叛犯二字，加起我来！既然如此，待我从家里过一过，他的夫人现在，你若不信，去问她一声就是了。”牌将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带便过一过。”及至到了门首，叫道：“娘子，快请谭夫人出来！”二人出来见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，他们三个是何等之人，为何没原没故，锁住了你？快些讲来！”石公对藐姑道：“不幸别人的官差，是你那位有情有义的尊夫，感激我不过，差他来报恩的，多谢多谢。现有宪牌在此，是亲笔标的，不信拿来请看。”藐姑接来看道：“呀！果然是他标的。这等说起来，竟不是个人了！”对差人道：“有我在，不怕他险到那里。快些放了，待我去回复他。”牌将道：“噫！好大体面，你既是夫人，为甚么不随去上任，倒住在反贼家里？莫说不是，就是真的，也没有老爷拿贼，夫人释放之理。快些起身，不必再说闭话。”藐姑道：“夫妻二字，岂是假得的，既然不信，连我也带去，一同审问就是了。”牌将道：“这句话还说得有理！既然如此，雇下一只大船，我们带了犯人，坐在前舱，你同他的妻子，住在后舱，一同前去便了。”牌将着一人前去雇船不提。

再说慕娘子向藐姑道：“谭娘子，想是我家男子，当初说话之间，不曾谨慎，得罪了谭官人。所以公报私仇，想出法来害他。全仗你去周全，夫妇二人的性命，就在你身上了。”藐姑道：“她是个有心人，决不做负心之事。我仔细想来，毕竟有个缘故。既然如此，快些料理船只，即便起身，且看到了那边，是怎样处治。”

要知后事，观下回便明。

第十五回 真兵备面骂楚五 假兵备遗害慕公

却说楚玉自从破了山贼，蒙圣恩不次加升，就补了漳南兵宪。一日想道：“昨日左营牌将，有塘报寄来，说叛臣已经拿住。我的夫人现在他家，这等讲来，就是莫渔翁了？我不信那位高人，肯做这般反事；或者是差官拿错了，也未可知。我细想来，若果是拿错的便好。万一是他，叫我怎生发落。正了国法，又背了私恩；报了私恩，又挠了国法。这椿事情，着实有些难处。且等他解到，细细审问一番，就知道了。”一日，见差官禀道：“叛犯拿到。”楚玉道：“你在那里获着的，他作何营业，家口共有几名，可曾查访的确，不要错拿无罪之人。”差官禀道：“他住在严陵地方，钓鱼生理，夫妻两口，仆奴二人，不但面貌不差，他亲口承认说，在此处做官是实。此外更有一位妇人，说是老爷的家眷。

小官不辩真假，只得也请他同来，如今现在外面，要进来替他伸冤哩！”楚玉道：“这等是他无疑了！国法所在，如何徇的私情，我有道理。”吩咐道：“那位女子，原是本道的亲人，当初寄在他家，并不知本人是贼。

如今既已败露，国法难容。不但本犯不好徇情，连那位女子，也在嫌疑之际了。”吩咐巡捕官，“打扫一处公馆，暂且安顿了他，待本道处了叛贼，奏过朝廷，把心迹辨明了，然后与他相见。”再吩咐将犯人带上来。

楚玉指着石公道：“哦，原来那殃民误国，欺世盗名的人，就是你么！”

你既受朝廷的厚禄，就该竭节输忠。即使事穷力尽，也该把身殉封疆，学那张巡、许远的故事。为甚么率引三军，首先降贼，是何道理？从直招来！”石公道：“你又不丧心，不病狂，为问白日青大说这般鬼话！我何曾降甚么贼来？”楚玉道：“怎么到骂起我来，这也奇极了。哦，你说没有见证么？”叫各役过来，你们仔细认，三年之前，在本衙做官的，是他不是！

不要拿错了。”众人上前看了道：“一毫不差，他是我们的旧主。终日报事过的，恐有认不出的道理。”石公道：“我何曾不说做官，只问降贼之事，是何人见证？你何为当问不问，不当问的反问起来？”楚玉道：“也是，叫众将过来，他降贼之事，是真是假，你们可曾眼见？都要从直讲来不可冤屈好人。”众人道：“是将官们眼见的，并非虚枉。”楚玉道：“何如？还有甚么话讲。”石公道：“这些将官衙役，都是你左右之人，你要负心，他怎敢不随你负心！这些巧话，都是你教导他的。”楚玉道：“你犯了逆天大罪，倒反谤起我来。你道这些将官、衙役，都是我左右之人，说来的话不足信。也罢！”叫左右：“去把地方上的百姓，随意叫几个来。

看他们如何？”衙役遂到外边，叫了十数个人来。楚玉道：“你们上前去认一认，他可是降贼的兵备不是？都要仔细，不可冒昧，有致误伤好人。”众人看道：“是小差！只是一件，他起先一任，原是好官。只是后而再来，不该变节。求老爷将功折罪，恕了他罢。”楚玉道：“别罪可以饶恕，谋反叛逆之罪，岂是饶恕的！你们去罢。”楚玉道：“料想到了如今，你也没得说了。本道夫妻二人，受你活命之恩，原无不报之理。只是国法所在，难以容情。”叫左右：“暂松了绑，取出一桌酒饭来，待我奉陪三杯，然后正法！合着古

语两句，叫做：今日饮酒者私情，明日按罪者公议。今门之事，出于万不得已，并非有意为之。你是读书明理之人，自当见谅，求你用了这杯酒罢！”石公大怒道：“你这些圈套，总是要掩饰前非，有谁人信你！你当初落水，是我救你性命，回去赴试，是我助你盘费。这些恩情，都不必提起。只说你建功立业，亏了谁人？难道是你自家的本事！你若不是我暗用机谋，把治民剿贼的方略，细细传授与你，莫说不能成功，只怕连你这颗狗头，也留不到今日，在阵上就失去了。”楚玉道：“别的功劳，蒙你厚恩，那剿贼之事，与你何干？也要冒认起来！何曾你授甚么方略，这句话从那里说起？”石公道：“哦！你还不知道么？我且问你：赴任的时节，那本须知册子，是何人造的？”楚玉道：“是晏公给我的！”石公道：“那是俺旧令尹，把精神费尽，谁知今日到惹出这等事来！”楚玉道：“那本册子竟是你造的了？既然如此，为甚么不自己出名，写了平浪侯的神号呢？”石公道：“只为刻意逃名，不肯露出做官的形迹，所以如此。我一来要替朝廷除害，二来要扶持你做好官。谁想你自己得了功名，到生出法来害我！”楚玉道：“呀！这等说起来，你竟是个忠臣了，为甚么又肯谋叛？”石公道：“我何曾谋叛，想是你见了鬼了！”楚玉道：“你入山之后，皇上因贼寇难平，依旧起你复任。地方官到处寻访，从深山里面请你出来，指望你仍似前番替朝廷出力，谁料你变起节来！因有这番罪孽，才有这般风波。难道你自己心上还不明白么！”石公听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不是你有心害我，或者地方官寻得急切，有人冒我姓名，故意出来谋叛，也未可知道。求你审个明白，不然性命还是小事，这千古的骂名，如何受得起！我起先不肯屈膝，如今没奈何，到要认做犯人，跪在法堂上听审了。”楚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待我提出贼头来问个明白。若果有此事，就好释放你了。只是一件，等他提到的时节。你到要认做降贼的人，只说与他同谋共事，我自有巧话问他。真与不真，只消一试，就明白了。”叫左右：“取监犯出来！”要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审问便明。

第十六回 谭官人报恩雪耻 慕介容招隐埋名

却说将监犯提出，楚玉问道：“圣旨已下，叫本道不消献俘，待拿着叛臣与你一同梟斩。如今那叛臣已拿到了，本该一同正法，只是一件，我才问他，他说不是真正叛臣，乃冒名出来，替你做事的，情有可原，罪不至死。我心上要释放他，所以提你出来，问个明白。这冒名之事，可是真的么？”监犯道：“真便是真的，只是此人险恶非常，小的恨他不过。

要杀同杀，求老爷不要放他！”石公道：“我与你是同事之人，为甚么这等恨我？”监犯道：“你未曾出山的时节，得我千金聘礼，后来假装兵道，在阵上投降。我把你带在军中，凡得来的金帛，都托你掌管，你就该生死不离，患难相共才是。你见风声不好，就把财帛卷在身边，飘然而去。难道我做了一场大贼，单单替你口【原文缺】事不成？要死同死，决不放你一个！”楚玉道：“天下人尽多，那一个假装不得，为甚么单会聘他？”监犯道：“只因他的面庞与慕容兵道一模一样，所以把千金聘礼，去聘他出来。”楚玉大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！这等说起来，他不是你的仇人，你的仇人还不曾拿到，

待拿到的时节，与你一同正法便了。”监犯道：“明明是他，怎么说个不是？”楚玉道：“这是慕容兵道的原身。他解任之后，并不曾出山。你若不信，走近身去，细认一认就是了！”监犯看道：“果然不是，这等不要屈他。当初是我该死，不该把假冒的事，坏了你的名声，得罪得罪！”楚玉亲自下来，扶起石公道：“下官多有得罪，还求见谅！”

且请衙内去，换了衣服。”说话未完，只见有一衙役禀道：“假兵备拿到了，求老爷发放！”楚玉道：“带进来！”遂将假兵备带进。楚玉将此人一看，果然与石公分毫不错。楚玉道：“是何人获住的？”其中一人跪道：“是小的拿住的！”楚玉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，家住那里，如何知他是个叛贼？从实说来！”那人道：“小的姓王，名叫大元，离城五十里，三角山茅屋庄居住，耕种为业。只因那日，忽然来了一个，要在小的庄上住。当日就拿金子一千，买了房子，并无家眷，小的就知来路不明。及至过了几日，小的进城卖布，见城门上挂的一个影子，与他一样，方知他是叛贼！小的所以同着地方拿来的。”楚玉道：“有何见证呢？”王大元说：“现有金银一箱，腰刀一把，是小的从他家里翻出来的。”楚玉道：“抬金银过来。”地方遂将箱子抬上。楚玉道：“王大元获贼有功，赏金子一百两，地方也赏银子百两，俱各去罢。”叫：“将冒犯与我用夹棍夹起来！”冒犯道：“不用夹，小的招来就是了。小的好好住在山里，一日山大王着人抬了一千两金子，来到说我如此如此。我想世上要做官，必定要拿银子出来；如今又得做官，又得金子，那里有这等好事！所以小的就应承了他了。谁知有这等事呢？求爷爷活命罢！”楚玉道：“如今贼头已获，冒犯又有，就绑出去斩首示众！”遂将二人斩讫。

楚玉退堂，向石公道：“下官昏聩无知，不能觉察，致累大恩人受此虚惊，多有得罪！”石公道：“著非秦镜高悬，替老夫雪冤洗耻，不惟陨身一旦，亦巨遗臭万年。待老妇到来，一同拜谢。”院子禀道：“二位夫人到了。”楚玉向藐姑道：“我平贼的功劳，又亏慕先生指引，快来拜谢恩人！”石公对他夫人道：“娘子，我降贼的奇冤，全亏了谭先生昭雪，快来拜谢了恩！”四人俱各拜了四拜。石公道：“老夫素抱忠良之愿，忽蒙不轨之名，虽然无愧于心，形迹之间，也觉得可耻。如今所望于知己者，不但保全骸骨，还求洗濯声名。辨疏一道，晓谕几通，只怕都不可少。”楚玉道：“岂但奏闻皇上，晓谕军民，还有特本奉荐，定要请你出山！”石公道：“快不消如此！我是有泉石膏肓、烟霞锢疾的人，你若叫俺出山，俺何如那时不辞官呢？”楚玉道：“原来高尚之心，这等坚决。既然如此，倒不敢奉强了。”石公道：“老夫是个迂人，不但没有出山之心，还有几句招隐的话。虽然逆耳，也要相告一番。凡人处得意之境，就要想到失意之时。譬如戏场上面，没有敲不歇的锣鼓，没有穿得尽的衣冠！有生旦就有净丑，有热闹就有凄凉。净丑就是生旦的对头，凄凉就是热闹的结果。

仕途上最多净丑，宦海中易得凄凉。通达事理之人，须在热闹场中收锣罢鼓，不可到凄凉境上挂印辞官。这几句逆耳之言，不可不记在心上。”楚玉道：“这几句话，竟是当头的棒喝，破梦的钟声。使下官闻之，不觉通身汗下。先生此番回去，替我在尊居左右构茅屋几间，下官终此一任，即便解组归隐，与先生同隐便了。”于是，石公告辞回归。楚玉苦留不住，二人洒泪而别。

且说楚玉自石公去后，思想仕宦之途，如浮云之过太虚，何不趁此把拿获叛逆之事，奏明朝廷，好为归山。遂以便修本，以便辞官，挈妻子赴严陵

去了。自去之后，绛仙同文卿来寻女儿，及至衙门见印锡高悬，不知去向。文卿对绛仙道：“楚玉高居驷马，尚且不恋，其高尚之心，人自不及。况你我乃下贱之辈，岂可同居！”遂索然而回。

再说楚玉在严陵时，与石公不时相聚，昼或持竿同钓，夜或清淡不倦，悠悠荡荡，以乐天年。后石公纳妾生子，楚玉亦得二子。后嗣仍为科甲人物，绵绵延延，荣华不断。皆以存心忠厚，故有此报也。岂比目鱼之细事，益可忽乎哉！

诗曰：

迩来节义颇荒唐，尽把宣淫罪戏场。

思借戏场维节义，系铃人授解铃方！

（完）

